雲石遺稿 八

家狀
諡狀

共十

雲石遺稿卷之十五目錄

家狀

王考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永湖府君家狀
先考判敦寧府事兼吏曹判書柯汀府君家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五

家狀

王考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永湖府君家狀

府君姓趙諱曮字明瑞號曰永湖漢陽府豐壤縣人也始祖諱孟高麗開國功臣門下侍中入本朝有吏曹參判漢平君諱益貞以佔畢齋門人戊午之禍左遷而卒　贈禮曹判書謚恭肅生諱彭成均進士能文章早卒生諱宗敬號獨菴選南床官典翰　贈都承旨甞燭金安老之奸而沮之廢歸于果川虎溪後建院享之生諱廷機選南床官舍人　贈副提學時

東西分黨公持論平允間雖遭斥而終皆服焉生弘文館校理諱守翼寔爲風玉軒諱守倫之弟清苦自守 贈吏曹參判於府君爲五世祖也自恭肅以下至典翰舍人校理三世名節才學見重當時而位不稱德君子惜之高祖諱瀗當 仁祖靖社策勳封豐安君官漢城府左尹 贈左參贊謚景穆曾祖諱仲耘信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祖諱道輔敦寧府都正 贈左贊成考諱尙絅號鶴塘當 英宗朝以忠厚老成爲上下所信服秉銓十年官行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景獻 上每稱之曰無一點傷人害物之心

又曰眞有德宰相世以爲信然妣　贈貞敬夫人富
平李氏正郎廷泰之女忠臣　贈吏曹判書尙載之
曾孫始府君之生之夕鶴塘公於漢師雙里洞第夢
二白龍繞于樑俄而府君與季氏來湖公孿生焉郎
肅廟己亥三月十七日亥時也翌朝鶴塘公拜修撰
以是分名小字志其榮府君長身隆顴骨格遒邁神
彩淸肅有一相工過門外覘之入見曰公眼光煒煒
射數十步外吾相人多矣未嘗見如此者眞貴人也
十四遭內艱于後十年之間鶴塘公迭掌兩銓門闌
華顯府君惟閉戶讀書雅性儉素不似卿相子弟人

已以公輔期之戊午中生員試庚申有 孝廟徵稱
加上之舉府君倡率太學諸生上疏請兩宋先生追
配 廟庭疏入承命入侍申前說甚力 上以 祖
宗朝無追配之規不許壬戌 莊獻世子入學簡諸
生執事府君與焉時鶴塘公遜于野及府君入對
上降御詩命府君手傳焉鶴塘公遂造朝世以爲榮
丙寅丁鶴塘公憂戊辰服闋除內侍敎官以政官相
避遞已巳拜翊衛司侍直每書筵輒因經義陳勉多
蒙採納焉壬申九月擢庭試文科癸酉春以蔭職仕
滿陞六付司果拜兵曹正郎始低回有難進意 上

御帳殿拿入督之出歷司諫院正言吏曹佐郎皆不出拜侍講院司書屢違召罷甲戌二月出爲永平縣令蘇殘賑飢蔚有聲績道臣於筵席奏曰趙某爲邑初當賑政善爲設施律身淸白處事綜核云其後永平之士以文華名者皆當時訓課之人邑人至今頌之八月選玉堂大臣奏以趙某優於文學宜置講筵不可久處於外遂首拜校理兼司書始弘圈也圈中一人有加點者辭說紛紜府君以謂館錄失格例上書固辭大臣屢請督出　大小朝飭敎荐降終不膺凡違牌者二十六就理者三閱月乃罷十月復特除

修撰辭教截嚴遂不得已而出奏曰臣等去就胡大事而　聖教有不忍聞者伏願絲綸之間每思簡重焉又陳特除之弊曰自故相臣宋寅明請自　上主張以後特除漸多其時臣父以吏判引嫌矣古則若有中批大臣繳還而今也則無年來將相多出特除臣嘗慨然矣　上曰儒臣未洽於故相而然矣但謂今日除授之多則誠是矣又因講訖奏曰臣屢承

聖上歎衰之教臣請以喜懼之義仰達凡疾病之來多端而宷慎者唯酒與色少年猶然況老人乎　殿下春秋已高酒房不罷後宮封爵出於衰耗之後

殿下於惡旨之德在色之戒豈非不足乎唯此二事一或致傷則臣子焦迫當如何哉伏願克體慎疾之義深軫善攝之方焉　上曰以儒臣故有此言極可嘉矣又教曰元良方侍坐亦有諷戒之意此眞乃父之子也對曰臣言非但仰勉於　大朝亦是陳戒於春宮矣及翌年禁酒時教曰頃年一儒臣勉戒之語可謂藥石旣舉而論豈無示嘉前修撰趙某表裏一襲賜給又臨筵教曰酒房之說甚淳厚而宛轉矣此後後宮雖有所生定不封爵矣至筵罷凡三言之又入對　离筵奏曰人子事親之孝養志爲大　大朝

欲　邸下之勤學勤政則伏願克念養志之爲大孝
春宮嘉納之時持平趙宗溥劾領相李公天輔遂獲
罪臺臣李敏坤洪檍繼之並譴竄府君劄救曰日者
臺臣憲臣之論列首揆雖其言亦有淺深要其意亶
出激仰在　聖世導諫之方固宜翕受而一例摧折
不少假借昨日創一臺臣今日竄兩言官何　邸下
待三司若是其太薄耶仍請亟收處分書入以護黨
承嚴批焉兼西學敎授間以掃墳辭朝也　上別賜
丸劑以榮之館中故事盖未有也乙亥春拜持平上
書　小朝極陳講學節宣之要仍論領相自明之章

請詰言根左相金尙魯之疏激　上怒使正言金相度獲罪右相趙載浩之私書往復於都堂圈座並非是又及李喆輔李昌誼之兩銓通望請改正曹命采之逐罷善治通判黃景源之違越相避國典亦請譴削　睿批截嚴罷職不敘儒臣諫臣多上書陳救者後數日　上命入疏本使承旨條奏敎曰舉一筆而斥三相至兩銓望專由黨心頊於　眞殿旣奏陟降趙某永刊仕版放歸田里秋因赦蒙宥拜修撰時被論諸人皆上書對辨府君遂上書曰臣因一瞽說重遠反詈殆如四面受敵不暇應接云云其後一罪人

上言及朴定齋事有句語駭妄者 上震怒鞫之四
言示草於黃景源景源就鞫府君以承旨參鞫奏曰
景源臣嘗劾之而文人疎脫盖多如此使景源雖見
罪人之書必不能覺其爲妄發矣 上釋然命特放
黃公每自言賴是得免云冬以玉堂進講蟋蟀章奏
曰凡民終歲勤苦少得休息而及其讌樂亦不過草
草耳顧今八路值歉百姓顚連爲此樂者幾何請別
加軫念 上曰是矣仍下賙賑之敎及講綢繆章筵
臣洪名漢曰自有勿分色目定婚之敎人皆趑趄宜
有指一下敎矣府君奏曰凡婚姻之家或觀家行或

觀賢否而定之不可爲一切令甲矣 上然之丙子以繡衣廉察湖西未復命 上遲之府君以爲古之繡衣有經年乃還者委 君命於草率所不敢也盡得其實三月而復命黜不法守令三四人又論道臣抵罪拜兼文學修撰並呈遞拜檢詳以在外遞六月拜副校理時憲臣柳戇啓論載興鄙悖之狀請劄抄選又論參議申暻之盛陳文純公朴世采道德顯示從享之意請罷職承嚴旨府君與同僚聯劄救之曰夫抄選之臣禮遇當優而苟有檢身之得謗章奏之失着則言官之規正不害爲美事請寢前命嚴批遞

仍命限是年勿復撿擬持平李碩載伸救不報閏月拜文學十月拜北評事時穩城有犯越獄而又交濟倉穀奸弊甚滋命特除往治之旋以按獄查覈非評事任也改爲北關按查兼南北關交濟倉摘奸御史往覈之道聞鍾城奸民越境殺胡府君曰身任查事鍾穩之獄固宜並管况鍾事之重有倍於穩乎卽撤穩事馳到鍾城詗得罪人聞于朝　上敎曰以穩城事出去卽赴鍾城貴矣他人必不爲矣屢下嘉尚之敎卽以殺越人捕治事咨送彼國未幾彼國亦移咨而業已告狀得免嘖言初美錢僉使楊泰根取犯越

者偷竊之物穩倅李世馨知其事嚇泰根受賂及按治盡得奸狀翌年春復命 上問世馨事眞乎府君對曰獄情有似是似非者朝家既命更查更查可知矣 上曰彼御史雖固執而於世馨事無所爭有乃父之風也府君退曰凡獄事非得眞贜不可以桁楊之招成眞案世馨事辭證雖備眞贜未得故吾不以一律堅執矣世馨竟減死論是行也遍閱道內委儲輯成一冊名曰北道備荒錄及壬午三南大饑廟議欲乞糴于燕府君曰是不可何不以北穀十萬石代泛舟之役乎竟奏施之間拜玉署春坊七月差湖南

敬差官未發萊伯欽邊館有事　上臨筵命籌堂薦人僉以府君舉遂擢拜及莅任蠲債逋以息邊民排朔例以支官用宿弊盡祛至今遵行時有蔘商之潛鬻於倭市者事覺托言訓局物訓將金公聖應坐是罷　上以爲律潛商與受同罪今趙某不勘倭人罪非矣命罷拿領相李公天輔劄救曰趙某淸簡剛明深得邊臣之體失之可惜請仍從之戊寅冬陞拜慶尙監司本道稅運已成積弊盖晉宻等二十餘邑邑皆有私船船各有京主率爲豪右所管或愆期發行或濫數裝載臭載之患和水之弊恣意幻弄而民困

再徵官輒抵罪十年間敗沒國穀凡七萬斛府君遂
建議曰漕船良規也募遊食之民以充漕卒斫封山
之材以造官船平時則行轉運之法當亂則備戰守
之用此緩急並恃之道也遂採磻溪處士柳馨遠所
著說設左漕倉於昌原之馬山浦右漕倉於晉州之
駕山浦凡列邑貢稅百里以外納稅以內並納貢大
畧爲五萬斛又以貰船捧糴之穀捌除留法凡工匠
官吏之餼廩器械什物之價費皆取辦於此其他徵
歛於民者並蠲罷而於造船募卒之一切區畫務從
優厚以爲經遠之制度支惠局嫌其費府君曰不如

是漕卒不保盖劉晏船塲議每艘千緡之意也行之五六十年民國俱利浦卒之衣食于官厚生樂業者千餘家而船費之贏餘儲峙計三十年可蠲一年貢稅云又以寺奴婢之追刷相續而嫁娶不齒平民謂足以感傷和氣查免其寃可矜者凡萬餘口伯氏竹石公嘗曰吾卯君嶺南治績人必以漕倉爲言惟其寺奴婢查頉及募人懸賞獵虎三百餘頭脫民於猛獸之口爲寃著云旱田不蠲災自故相栁尚運始非古也府君啓請依水田法隨起隨稅凡蠲減者七千結滿瓜以副提學召左相李公堣奏曰趙某聰明才

智請差籌司副提舉　上可之一時兩衜極淸要之
選世鮮比焉辛巳春還朝引疾江郊間授兵曹參知
大司諫判决事吏禮工參議者皆一同副承旨者二
副提學者三皆辭不就又以辭籌司命勿呼牌望遂
胥命于闕外三日　上察其不可强罷之又因嶺伯
時事罷劕者凡三其二微事也其一河大觀事之不
爲登聞事也大觀祖弘度爲嶺人所崇享於其先祖
相國演之書院大觀刊其遺文而行之醜正奬惡語
多乖悖府君黜其享火其書刑配其人盖以私行文
字不足上煩朝廷也自丙子後酒禁甚嚴犯者刑配

爲奴六七年間京外犯禁被謫者相繼壬午六月以刑議奏言犯禁之類多是貧賤無依寡女獨戶之屬迫於飢寒冒死犯禁其情可矜而犯者日衆刑獄益繁率皆邊遠定配沒爲奴婢宛轉金木之下呌號道路之上流離蕩析景色慘然及今疏決之時宜施曠蕩之典 上惻然命盡放之八路疏放者幾二千人仍敎曰夏禹拜昌漢庭賞直頃年一奏予已嘉矣噫今所奏正合予意縷縷褒尚之言不啻屢百言命取太僕馬使親受於閤門外事載 御製綸音中時恩霈浩蕩承佐與榮瞻聆所及民莫不加額翌年癸未

罪人權極上疏請申嚴酒禁犯者論死法旣具未布
有言北帥尹九淵犯禁者命拿來時獲酒壺於九淵
所其實空壺也　上臨門方用律諸臣莫敢言府君
以謂使九淵犯法猶屬頒律前事況以空壺用法乎
力言於朝班大臣遂聯劄救之雖不得回聽竟爲九
淵伸雪之本云移副學轉吏議振淹滯恢公正政目
一出物論洽然未幾遞拜刑議除諫長十月復拜吏
議先是府君之居銓也以前校理李商芝擬陞品望
上命勿施而該堂問備至是府君上疏自引曰臣與
商芝同榜矣臣以鹵莽猥躋大夫之列商芝恬靜介

潔登科十年纔陞一級遽承驟躐之目臣竊愧糠粃之在前也不報時掌令金著耉語星州前牧使金致溫濫殺事請行查始府君之按嶺也星州有土豪呂姓者刼奪良家女受采者地主笞之死其屬稱復讐持兵器狙伏于路事發 上命誅之後有爲呂左袒者囑臺臣奏其寃府君曰此戕殺官吏之嚆矢也上疏陳其狀 上命勿施癸未正月拜戸議三月移副學嘗贊善宋公明欽之去朝與諸僚聯劄請留及其承嚴敎也又聯劄伸救曰乃者宋明欽筵奏疏語實自附於責難陳善而恩禮未卒遽示厭薄之意至以

所引詩章屢下責教夫章牘之引用經史不拘世代之治亂時君之賢否者前古何限以此爲罪未之聞也噫彼儒賢講明義理其於出處語默之節自有素定何待乎人而日前辭旨有若被人恐動不自主張者然竊爲 殿下惜此教也嚴批免尋拜吏議遞五月拜刑議移同副承旨遞拜戶議數日轉刑議同日移兵議遞七月拜兵曹參知同副承旨遞拜禮議膺通信正使之命通信之役越巨海赴絕域人皆規避屢易而及於府君府君素患痞疾方委床茲慨然曰王事也敢以疾辭終無幾微色纔十日治發及辭朝

上特賜宸翰以寵之十月自釜山乘船十一月到日本壹岐島半渡風雨晦冥白波如山船之鷁木折鷁者柁也舟左傾右仄帆檣撲浿覆沒在呼吸間府君見事急曰國書有吾　君姓諱旣付於余雖死不可離吾身也取國書背負之左右皆泣有小吏白曰願以公之衫投水祈厄府君笑曰死生豈係於是不許有頃風頭乍歇日光穿漏有彩虹起船上其兩頭揷於船之首尾若彎弓而舉者然船遂獲安見者以爲神甲申四月竣事還館次大坂城夜有盜殺我小校賊逸時羣情疑怯請乘船防患府君曰下船示弱也

不得賊受侮也雖經年留館賊不得吾不下船遂責
諭諸酋長爲持久計於是關白送九查官竟獲賊償
命如約條焉及還坐是削旋敘道拜大司諫七月復
命 上喜甚命加嘉善階例也是行也乘船者五百
人自价使下至幕屬校卒應酬撫馭之方與夫嚴邦
禁講鄰好其緩急操縱寬猛恩威各得其宜人無不
心服焉府君自治萊按嶺之日倭人夙憚威望故於
槎行接遇之節比前盖有加云例於信行人卒賫送
不豐府君自出盤纏多備衣袴以去渡海經冬襤褸
者衣之死亡者殮之其禮受銀緞珍奇之物甚不貲

而盡散之行中不以一芥帶歸渡投金河也和金東溟世濂詩以示意及還泊釜山又罄餘賫蔘貨以慰歸者殆萬金焉島產有甘藷宜於救荒府君取其種而歸送濟州種之曰濟之土產似倭島此物或其宜也異日濟民必有所賴濟種果漸繁或稱趙藷云其後丙戌年間倭差至萊館言關白生子要我致賀儀守臣以無例却之經年不去朝廷憂之府君在籌司招舌官授之言曰我國於交隣之節必白於大國大國之生太子未嘗賀也今獨賀於隣國則大國嘖言何辭以對倭差語塞而歸尋移都承旨遞拜右尹時

金公應淳疏論太常享需裁減之失遂獲譴始府君
居銀臺因雷異草啓欲以是事爲言金公止之未幾
金公見前輩引朱子說乃上疏而語及僚臣盖指府
君也府君上疏自引曰今者享需之校正固知 聖
意之攸在而任事之臣亦豈爲減省而然乎當初上
下之論欲齊其參差不齊而已欲節其格外濫費而
已而畢竟校正者只有減而無所加苟於古例一毫
有違豈不有欠於重祀典之道乎顧今國家經用旣
未能隨處減刪尾閭之泄濫觴之費無以盡防則此
正朱子所謂先減享需豈不未安者也 上降嚴批

仍命領相洪公鳳漢入侍問太常裁減爲幾何對曰二千石而乃　陵祭茶食也命復古從五禮儀仍教曰趙某於卿豈如是乎驟聞而爲之出於固執非有心也對曰人見不同公體亦異古有富弼晏殊事臣與某無所嫌矣府君於洪公妹壻也每於事之是非處不以親厚而苟合及太常事出一世譁然疑之府君曰吾則情誼固自如特言論或不同耳尋拜工刑曹參判同義禁舊制刑曹吏胥無常料故率皆無賴白丁其虐害都民罔有紀極栗翁之論亦嘗及此府君拜亞堂因事條陳遂承命罷掌隸院而屬之本曹

鳩合贖貨爲隷吏常料其非法侵漁之習自此少息
焉於六部長貳任秋曹爲尤數每衙坐有作奸犯科
者不憚强禦痛治乃已其苛察科禁一切不行都下
肅然乙酉春兼知春秋副摠管三月拜大司憲時舉
文廟酌獻禮駕在道忽有訓鍊院試射之命隨駕三
司爭之並譴罷府君時未出肅遂上疏救之疏未入
命還寢拜禮刑參同　經筵多不出差宗簿提調丙
戌五月拜副學命行館錄時賊臣厚謙以禁臠蝢兒
其勢薰天將入弘圈莫可遏府君惡之遂違召及嚴
敎荐降胥命金吾終不出　上震怒命三倍道竄三

水後旬日　上於筵席敎曰乃父忠厚而其子固執
何處學來乎仍下念昔之敎命放還拜同樞工參承
文提調丁亥正月　上將擧耕蠶禮府君以同春秋
考史于沁都阻氷甲津復命少遲命配通津大臣陳
其寶寢之二月拜吏參承命製進律詩十韻受鹿皮
之賜五月遞拜戶參八月轉大司成十月移吏參尋
移諫長右尹其於亞銓也務行公選私囑不敢行不
悅者由是滋焉於泮長也病時文敍致短促嘗曰程
式之文國家所以取人大有關於治道汙隆不可不
愼也遂斥去其偏陂硼急之類奬拔其紆餘爲古調

者大臣亦於筵中稱之戊子春差宣惠堂上由亞卿
帶是任近例所罕也拜禮參四月拜同禁副學又不
膺弘錄之命飭教轉嚴至命却藥遂懸牌胥命補法
聖僉使六月以同　經筵召十一月拜工參壽移都
承旨轉吏參遞拜同敦寧己丑拜大司成同成均戶
參或出或遞庚寅正月領相金公致仁以久次奏擢
資憲階拜工曹判書同成均知義禁三月移拜吏曹
判書違牌罷敘差　社稷提調五月拜弘文提學薦
授平安監司辛卯二月特授吏判旋命仍前任五月
以來湖公仕進銀臺差晚降嚴教仍命遞府君藩任

未及還朝正言宋聚行投疏搆誣極其陰險以爲關西失稔而方伯不爲賑政又言督捧四十萬營債而耗穀斥賣不許小民盡給巨商又入侍至稱人相食上大驚命道臣查啓因遣御史李命彬潛往探之盖辛卯秋清南北不至大無故不請公穀自備五千六百石分賑十餘邑而各邑自備又不下此數且西營時儲不能滿萬舊逋之外十年債欠爲四十萬府君因朝令徵之周歲所捧二十餘萬其云耗穀斥賣者營門雖許賣而論價舉行各邑也給商給民非營門所知府君還卽緘對藩查繡啓並言言出無根而逐

條論辨大臣亦據實奏之敎曰噫聞其所由督徵其債本色捧羅任怨奉公予見於趙某命特敍持平洪樂恒疏斥聚行疑亂之計事遂已六月拜知敦寧移吏判並辭遞因兼司譯提調右副賓客藝文提學八月拜禮判又上疏言情跡難安　上特下溫批畧曰卿之所遭專由與詭嘉卿任怨予何舍卿遂特召府君不得已膺命轉兵判時　上試射隆武堂來湖公以承旨入侍　上特命與府君耦射並賜皐比又下御詩追提府君以同胎兄弟童子時入侍之事又念竹石公休致之請久而愈切特許之宣敎之日命兄

弟以次進前又　親綴祭文命致侑鶴塘公恩渥隆
洽一世榮之時武臣朔試之法廢不行殆二十年府
君申嚴舊制而遵行之以勸武臣之不操弓者又以
爲激勵士卒莫如拔之行間故各營編伍皆有超擢
之階獨於本兵無之甚不宜遂於校額中另設取才
之窠以待軍卒之能者十一月差內局提調移吏判
兼知　經筵掌樂提調上疏懇辭批曰授卿冢宰業
諭相臣不顧身爲國事於西藩熟知之矣辭敎鄭重
府君遂膺命行都政注擬之際嚴於激揚世以爲乙
巳後初政然睢盱者自此益多壬辰正月遞拜工判

四月特旨除兼副提學府君遂上疏曰夫以二品兼
玉署長者國朝四百年僅數人耳如國朝名臣柳希
春鄭經世猶且薦而授之伊後未有繼之者請改銓
曹亦以格例陳達遞五月又特授都憲時鄭公存謙
爲銓長以來湖公通國子長而三望皆純色也於是
賊臣厚謙怒其偏媒蘗百端目之以清流禍遂作會
有騎郞邊景鎭者奏對妄發　上震怒鞫之景鎭惶
怯遂妄言嘗見吏判之通國子也遣子通議於領相
金致仁於是臺臣承時論論二公罪方發金公之啓
也府君三遴都憲之召嚴敎荐疊催促之聲震於中

外又教曰若不膺命當殿坐建明門矣府君終不動始命罷職不敍以鄭運維代之運維請府君創黜上從之陞運維爲正卿以賞之時 天怒未霽嚴教下於府君者殆數十百言憲府宋瑩中李恒祚趙榮弼宋靇等啓言今番事旣由於其弟之通淸則其兄處義固不宜冒當而不爲陳章自犯違傲請遠配始允之旋以沒把捉不允於是府啓相繼至七月 上復允之謫利原禍色甚怕府君怡然就道居謫以文史自遣北關士子多從游者至冬 聖心稍解遂蒙宥癸巳夏拜刑判藝文提學芸署提調辭遞七月拜

吏判 上以居郊稽謝卽命拿入問肅謝乎否對以
情病難强之意 上震怒命竄北靑旋改不敘之典
來湖公亦坐是遞隋城伯十月拜右參贊辭遞十一
月命備堂之在外者入城府君時在江郊承命差遲
特命充軍于通津後十餘日因大臣奏命放敘甲午
春復拜右參贊陞左六月以弘文提學又不膺弘圈
之命初命不敘又敎曰頃年玉署撕捱已過今日提
學焉敢若此旣固執乎文任宜用武班再命補忠淸
水使以錦閫有湖山之勝三命爲喬桐水使又以謝
恩稽滯記過拿入命卽其地充軍掌令權坪言重臣

處分過重非禮下之道尋宥還八月敘拜禮判知
經筵　社稷提調旋授兵判藝文提學冬以增廣主
試上疏言本兵之任不可當經宿之試場命許改未
幾病遞乙未五月拜吏判疏辭初命補永宗僉使又
以謝恩稽滯命三倍道即其地充軍旋因大臣言命
毋倍道未幾特放敘差觀象提調十月拜刑判十一
月以吏判疏辭嚴旨補安興僉使纔旬日以男判敦
公登文魁特宥以禮判弘提召還差司僕提調十二
月復拜吏判府君於是任因辭遞被謫者三而　上
意終不舍又值　代理之初義不敢辭遂膺命行都

政時事會急迫而府君薦擳之餘抛置世事猝當政席屢承責敎辭說朋與府君益不安丙申正月呈告遞又以文任屢遷召　春宮下飭敎終不敢出初西營之捧債也中畮爲道伯時所放最多而其姪光綏借名犯用者爲萬餘金刻期徵之光綏大困時光綏挾其叔張甚嗾宋聚行投匭賊臣國榮方用事府君嘗斥其輕薄無行乙未冬判秋曹時以其孌妓之怙勢乘轎刑治之其臘政又不通東壁國榮久蓄怒思有以陷之至翌年丙申春獻納李枰挾宿憾承國榮指乃投疏搆說罔測蓋枰嘗躬問賊崇於獄外府君

言於稠座枰大怨之遂以厚謙之擬望春曹謂之締結尹養厚附麗厚謙又引關西事以聚行疏爲實請詢伊後道臣交承道臣具允鈺及蔡濟恭登對從而搆揑至謂不設賑政徵債者並虛錄遂降嚴命姑先投畀于渭原郡倍道押付又以年前御史李命彬之啓多營護竄之又命製進諭西民書令道臣布諭之於是賊臣煥億繼疏至曰與洪麟漢血黨前縣監閔昌烈又乘機論西事尤慘昌烈亦嘗有私怨於府君者也 上燭之並不報時羣憾並湊禍將不測判敦公遂擊皷鳴寃其於附麗厚謙事引丙戌弘錄言臣

父不欲加圈其名至被竄謫及其勢熾終不染迹不
幸於前冬秉政也養厚來言曰厚謙如得實職必當
以李迪輔事上疏伸救云臣父遽信其言卽擬春曹
今以一望之見欺至加附麗之目寧不寃哉先是李
迪輔駁厚謙被竄府君每傷之及聞養厚之言遽從
之盖欲彌綸世道而不覺其見賣於人世皆知其寃
上察之敎以子弟稱寃不是異事事遂白其於麟漢
血黨事言男妹之間情非不親而議論歧貳舉世所
知又引藥院事曰臣父以　代理一事時日爲急縷
縷言及卽此一事其言議之各異可知也先是乙未

至月　代理議起府君於藥院對麟漢斥其不即舉
行曰大臣非矣此何時也李公徽之在座國榮纔起
亦微聞之其說遂播　上亦察之事遂白其於西關
事其曰賑政不設者引具允鈺辛卯道啓中言前道
臣善爲設賑事爲證事遂白其曰發賣剩錢與虛錄
事引關文及營簿爲證請行查時臺臣有以褊裨權
烋登於昌烈之疏奏之命拿烋訊之判金吾濟恭也
烋本慌怯不勝杖乃從濟恭口授遂誣服言其時關
西米石十緡發賣剩錢爲三十萬緡云遂行查于本
道時判敦公以擊鼓在獄中濟恭必欲鍛鍊獄事不

使通門外消息至西查命下之夜獄中鼎沸有吏卒過於圓扉外者妄言後命下謫所云判敦公自念欲鳴父冤反至於此遂引刀自刎絕而復甦金吾以告
上稱其孝即命出之獄及行查參覈者或言其當考各邑文簿以相參證監司徐命膺知時議欲致之死不聽勒令從然供納招搆案以聞命拿問時宰臣徐有隣罹鞫事言爲趙氏所惡蓋由西營賣米時身爲管下守令受其輕價發賣而今趙某以重價得罪謂臣知其狀而不爲疏辨故惡之云因此而查啓之誣實爲 上所燭云府君旣就拿供曰苟使臣稍知律

已粗畏國法謹愼於設施之際詳審於簿書之間則
人言豈至於此乎與其費辭自明毋寧順受天命爲
不失秉彝之心云云供入敎曰所犯雖重其心可見
屬之宥旨前事減死配金海嶺沿民吏素蒙府君之
德府君就囚訛言遠播往往有登山望祭者僧徒或
燃燈設醮以祈福及赴謫爭來問慰莫不流涕焉獻
納辛應三發啓請依律不允都憲李世澤疏請依啓
上以架疊院啓爲批其後月餘獻納李枰停啓時
天威少霽時論稍解枰之停啓以是也盖西事所坐
三條其曰徵債錢十萬者當西營之減債也以詳定

價貿得備局發賣米三萬石零糴糴取耗以補軍需者今其穀物見在則此穀即此錢也其曰備局錢七萬八千者凡於交遞之際營需告罄則輒割用公簿謂之記縮其弊莫甚府君憂之將行排朔法請貸備局錢之封不動者旋以遷動之難便初不出庫使各庫互相推移而備局所貸雖不出庫亦以償報之狀狀于備局俗謂之庫中還報盖文簿去來之覗也其曰賣米剩錢四十六萬二千者當府君按西之歲京司及該營發賣米總十一萬三千餘石而有京司之送差者有該營之別置者共三萬三千餘石此年例

也三萬二千餘石卽徵債錢之所貿置者也二萬四千餘石値淸北之失稔發關減價者也其餘二萬二千餘石乃是和賣於列邑者卽辛卯繡啓所謂文簿俱在並計剩錢六萬八千還報備局云者也營簿邑牒如彼其昭昭也而因辛卯繡衣之新得罪莫之爲證時議盖如此也府君氣禀素堅確而宦遊南方痰癖已痼及至晚年經歷風霜久處瘴濕轉益危殆竟以　正宗丁酉九月十一日丑時皐復于配所嗚呼痛哉斂以士服返以素轝遺命也事聞　上特命宥之遂倣古人藁葬之義權厝于楊根龍津壬寅冬因

邦慶蒙給牒之恩癸卯九月禮窆于原州敬庄里爵臺洞癸坐原庚戌判敦公又因蹕路籲寃　上命大臣收議時相臣多稱其寃而如重臣李公文源雖有素嫌亦訟于筵席會蔡濟恭居相職推諉漫漶終不獻議迄至甲寅春判敦公復上言乞令金吾趂卽收議於是大臣請更查于本道至六月　上命御史李相璜往查之查啓畧曰以應問各人之招參以營邑文簿較看於趙某之上言則語皆相符各有歸屬云上更命籌司議于大臣及曾經道伯人僉議俱以爲寃　上教以重臣所坐非贓也別有難明之誣贓機

迫急又將棄一故家而關西事適先發從先發之事而收殺之伊後難明之誣旣燭本情之無他旋命復其爵而錄其子果使重臣所坐眞箇是贓也云爾則前後處分豈若是宛轉委曲乎況其滅直之明證印關宛然輕價之勿拘筵奏有人裨供落空吏簿難信藉令剩餘誠如傳說事理俱不相似豈有事理外所犯乎屢次詢問尋遣御史者刑政所關欲使人人曉然知事實也故監司趙某關西三件事並置分揀之中首尾累百言條分縷析洞辨無餘府君之寃遂大暴於世而後於判敦公之差備堂也 上特以追先

卿未卒之志事爲教又於筵席屢下褒嘉之教於此可以見當初處分非出 上心而專由於權奸之搆誣也至 當宁壬戌以判敦公階一品 贈府君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嗚呼府君幼有俊氣不就繩墨八歲馳悍馬時大將張鵬翼以威武稱府君擠其弁而摩其頂曰人言張鵬翼壯士果然一座大驚及丁李夫人憂悲哀甚逾以禮自檢事鶴塘公愛敬備至鶴塘公善病府君侍寢嘗藥罕離左右疾革割指以進血及喪痛毀踰節吊者稱焉過朞判敦公甫九歲嘗摘園果以進不之嘗盖三年不食果也於奉先

也每以豐昵爲戒而誠力俱至始祖墓在豐壤追繼
鶴塘公故事增墓田定祭式主其事者殆二十年不
懈又於祧墓並依始祖墓式至誠經紀至丙申自西
塞就拿也禍色沸騰親戚迎訣於中路府君於蒼黃
之際惟以先代碑役之未就祖墓齋舍之未修爲恨
申申託付見者莫不感泣焉嘗以譜牒多舛誤積歲
費力合宗收族及按嶺閫捐廩鳩工重刊全譜並及
先集之將泯者外氏第在百里外貧甚每於忌日必
專价助需又於外祖墓自辦立碑此府君追遠之誠
也府君兄弟三人友悌隆至少時名堂曰三瑞以伯

氏字光瑞季氏字寅瑞也事伯氏如嚴父視季氏如半體雖居常湛樂而遇事則警飭人以怡怡而偲偲爲難及也與季氏同胎以生顏貌鬚髮酷相肖似言議處事十而九同人皆異之常築亭東湖之上雙門而同房兩几二杖左右相對世以趙氏雙湖亭稱之末年季氏先卒自是不復對鏡焉於宗族敦恤罕比雖遐鄉疎族必曰來於我乎館急於我乎告助婚庀喪繼絕恤窮以趙爲姓者皆以爲歸家居莅外草屨滿階嘗於謫路見同宗數十人困於徵羅遂傾橐救之傳爲美談推而至於同研同槎知舊之際輒加厚

焉盖其氣象規模恢拓如是雖不悅者口無異辭此
府君友悌敦恤之實也其居家也嚴以訓子女最戒
奢侈寛以御僮僕罕用鞭扑巫覡不入門象譯無私
人素尚樸儉不事外飾冠佩不致美几席不務潔車
馬雖敝色無難衣服雖新意毋惜隨遇任眞不以管
心飲食每戒邪味異饌取充腹而已家食廚傳之間
不以鼎俎之失加笞楚焉於家事任之而已性好施
嘗誦麥舟之義見人之急不計有無庫廩箱篋常無
餘儲俗尚齷齪不肯拔一毛而府君用是道世以手
段稱焉反爲惡之者口實痛矣嘗受錫馬馬直數百

金適一弁自遠來窘甚無以自達遂脫驂贈之其人由是騬仕及其典邑有別遺焉府君歎曰始吾慕古人風若反效市道乎遂疎之凡守宰贈遺稍涉無名者輒不受嘗曰人之贈遺要相結也而吾於人之贈遺都忘之何以贈吾爲此府君居家之道取與之節也府君素性亢直禀氣剛大其於行已處事之際見得事理是處秉執甚確　上每嘉之必曰趙固執罪之亦曰趙固執世皆以固執稱之是故當官引義雖天威震疊傍人喪魄而未嘗撓奪視嶺海如坦道其於莅官居銓闗節不通人不敢干以私我亦未嘗以

私干人是以位列冢宰而不能庇親戚姻婭之私當其言議也剛不吐柔不茹而面折人過無少假借嘗曰吾見人不是處不能忍是吾過也然規模豁達雖素嘗不平者或見其改革或見有他善便坦然待之無所芥滯其按廉巡宣也遇官吏不法事雖甚親熟罔或容貸而文簿之大關重律者則不爲宣暴待其人以微罪去而還其券不使人知被論者反感服其厚德焉凡接人也必推心待之間有不如意者輒曰人心不如我心信人太過不害爲忠恕之道嗚呼此府君所以直道取困也夫初鶴塘公受知於 英廟

恩遇最盛終始不替嘗泣語家人曰廷臣受恩者何限而未有若吾身者爲吾子孫於國事必以披胷受箭爲心以報吾未報之恩可也及府君釋褐之初上追提昔事倚毗甚摯敎曰榜中二十人得某一人足矣府君追家庭夙昔之訓感　聖主不世之遇常以忘身殉國爲誓凡於利害禍福一毫不置念頭其在三司也每中夜草疏不示家人自附報恩之義名曰含珠錄其疏有九條曰修君德曰輔睿學曰明義理曰別賢邪曰崇儒道曰輕賦役曰通章奏曰節財用曰修軍政凡數萬言欲待可言之會冒死陳之事

機輒達雖未果上而常置之枕中以勵願忠之志是故每當國事直前做去言議峻發世或言先公忠厚人皆愛慕而公尙嚴規模何不同也府君曰先大夫處地旣孤士氣未振故惟欲潛扶微陽安養萌芽凡於動靜云爲之間每以鎭物爲務今時則不然士大夫汨於榮利風節骫骳世道人心日趍於下不如是何以淬礪末俗爲一分挽回之道乎此時措然也及府君晩年見時事益艱厭處闤闠喜就郊坰與窮交舊識碁樽自娛每醉後慷慨悲咤正言無諱尤以此見忤於世竹石公嘗與府君語曰臣之於君猶子之

於父也父母有疾其子進藥餌則父母發怒非徒却藥又害於病則將如何吾則知世道不可爲惟辦一退字以報國耳君才器足以經濟世務其勉乎哉府君曰進藥於父母父母雖發怒何可停廢醫藥束手以待乎苟有絲毫可益當忘身爲之惟辦一死字以報國耳及竹石公未老告休超然遠引世之榮辱無得以入焉府君當横流之際苦衷莫暴横被汚衊然不以是自悔也悲夫府君精神過人有時記數十年前一面從宦以來不暇讀書而未嘗忘少時所讀用之沛然性不喜詩工於騈儷於書嗜孟子爲文章不

事刻厲組織之態惟以理順爲主適於用而已或曰公之文一日可使草萬言疏人謂之善評府君雖屢處文任不欲以詞翰自居於著述也不要時名輒漫不收凡遺稿幾卷海槎錄幾卷藏于家至於兵訣射法簿書計數之屬皆不費力而人鮮及之此可以見府君精力之有裕也配貞敬夫人豐山洪氏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貞獻公鉉輔之女永安尉文懿公柱元之玄孫左參贊任文僖公陸之外孫夫人性度端貞篤於孝慈以至儉于家睦于族一於誠勤每以親舅兩家門戶赫烏而府君位望漸隆世路多險勸府

君謝事府君以國恩未酬不遑爲自全計及丙申府
君就拿也顔色如平常而潛以藥自隨及隨金海鵬
舍初終之際無違則旣葬挈孤守山下惟以謹畏飭
家人而未嘗有一毫怨尤之意及府君伸雪之後恩
榮叟絶每歲首　上必遣度支郞賷紬米存問以爲
常逮至判敦公之入耆社壽考寵祿世罕比也以
當宁戊辰卒享年九十二祔葬于府君墓左擧二男
二女男長卽判敦公鎭寬文魁階輔國次鎭宜秀而
夭女適士人韓用靜士人洪秉協判敦公娶府使
贈吏參洪益彬女生三男四女男萬永文科今正言

原永進士今佐郞寅永生員女李復淵武科前府使
金炳文蔭仕今縣監尹慶烈進士今郡守李在文鎭
宜娶吏參金光默女無育取判敦公之次子原永爲
后韓之出一子元履蔭縣監三女洪遇燮文科今承
旨洪顯圭金基常蔭仕今縣監洪之出一子起燮文
科今應教內外曾玄多不盡錄嗚呼府君之歿殆四
十年所其平日言行與夫立朝事君之實世幾無彷
彿記得而至若末年遭罹事屬黯昧然而日月回照
誣案克伸　先王昭晣之教丁寧懇惻可以永有辭
於後人法當告于太常以受節惠之典而先人之未

遑盖有待也今則歲月浸邈志業愈泯不有當世立言之君子發揮而闡明之將於何考質之乎茲敢畧掇遺事之先人所錄者袖以進之伏望尊丈特念先契之篤俯賜一言之重俾幽明無憾焉

先考判敦寧府事兼吏曹判書柯汀府君家狀

先府君姓趙氏諱鎭寬字裕叔自號柯汀系出漢陽府豐壤縣始祖諱孟高麗開國功臣官門下侍中入我朝有諱益貞吏曹參判漢平君謚恭肅生諱彭進士能文章早卒生諱宗敬號獨菴官典翰嘗沮金安老之再入反爲其黨所擠及安老敗卽日特 贈都

承旨生諱廷機舍人　贈副提學兩世皆南床選也
生諱守翼選翰苑官止校理　贈吏曹參判豐寧君
自典翰公以下三世材學名節爲當時所推重而相
繼早殁位不稱德世皆惜之生諱瀹佐　仁廟靖社
策勳封豐安君官左尹　贈左參贊諡景穆生諱仲
耘信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生諱道輔敦寧府都正
贈左贊成於府君爲曾祖也祖諱尚絅號鶴塘官行
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景獻　英廟每稱之以有
德宰相考諱曮號永湖官吏曹判書　贈左贊成諡
文翼　贈以府君一品階推恩也妣貞敬夫人豐山

洪氏禮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貞獻諱鉉輔之女承
安尉諱桂元玄孫也府君以　英宗已未四月十三
日戌時生聰悟異凡兒五歲能作句議政公特奇愛
之十一歲挾書就贊成公桂院直盧閒靜堂宋公文
欽時在伴直贊成公命之學宋公見府君讀論語賀
曰文理已通無待教也嘗因都尉揀入闕中使引入
揀諸兒至淑媛閤下曰貴人有命矣府君獨不進曰
士夫何可就後宮召乎及過　眞殿北向四拜　上
聞之大加嘉奬奏于　慈殿曰此兒拜　眞殿云殊
可感也十七始發解已以經義名世每一篇出人皆

傳誦壬午中生進兩試辛卯除義禁府都事不就乙未拜翊衛司侍直同年十一月擢求賢科壯元是時上有良弼之夢特設科再試儒生諸劵無當 聖意者遂親策蔭仕人府君居魁焉 上亟喜得人敎曰趙曮有子矣特收補外之命贊成公適以長銓違召黜補安興僉使故也又賜祭于議政公屢下備忘褒以忠孝超擢通政大夫次命除禮曹參判弘文館提學盖用傳巖故事也旋因大臣奏以古今有異不必驟陞寢之特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使之放榜前仕進恩榮浩蕩迥出常典一世歆艷而禍機亦自此萌焉

序陞至右副因僚嫌懸牌命補永宗僉使旋寢特除
廣州府尹諭以欲試之意丙申正月京畿御史俞漢
敬搆以路中不避論罷時贊成公以銓注事日益臲
卼纈啓之發寶有所窺覘也 正廟初元獻納李枰
挾宿憾承賊臣國榮指疏誣贊成公謂以附麗厚謙
又因按關西時事搆捏至慘賊臣煥億繼疏謂以洪
麟漢血黨羣憾並湊事將不測府君遂擊鼓鳴寃畧
曰臣父於丙戌年厚謙弘錄時待罪副學而不欲手
圈其名終至邊配不幸於昨冬當銓也尹養厚來言
厚謙如得實職必當以李迪輔事上疏伸救云臣父

方以李廸輔事之日騰朝紙爲惻然遽信其言卽擬
春曹今以一望之見欺至加附麗之目其謂洪黨云
者男妹之間情非不親而雖以昨年至月事言之洪
麟漢於闕中與臣父語臣父以 代理一事時日爲
急縷縷言及有聞之者有傳之者如此而謂之血黨
豈不寃哉至於關西三件事其曰賑政不設者引前
伯道啓爲證其曰剩錢也虛錄也引關文及營簿爲
證請行查 上教以子弟稱寃不是異事遂行查于
本道時府君以擊皷就囚而判金吾蔡濟恭也必欲
鍛鍊之不使通家信粥飮皆檢而入凡七日至西查

命下之夜獄中鼎沸有吏卒過者妄言後命下贊成公謫所府君自念欲鳴父冤反至於此無面目立天地間遂引刀自刎絕久而甦金吾以聞 上連稱孝哉孝哉即命出之獄及贊成公之移配也又提府君自刎事特命減律丁酉丁贊成公憂于金海鵩舍奉櫬歸鄉廬痛毀踰常節焉壬寅贊成公追蒙給牒之命府君亦付軍銜戊申八月 上教以贊成公居銓見誣之實特拜府君敦寧府都正府君感激恩造一肅而退庚戌復因蹕路上言曰臣父所坐關西事實千古所無之罪名則臣豈忍以一纇之末蒙見白徒

畏沒身之刑不思所以申暴而于今十五年間吞聲飮泣淹延到此者誠以臣父之本心旣未能自明則此一節猶屬餘事乃者恩教昭晰衷情悉暴此臣父再生之日遂以闕西誣案逐條論辨請更查仍胥命于闕下 上命詢大臣皆言更查爲當而會濟恭居相職推托不獻議府君席藁其門懇乞覆奏終不聽府君歸語人曰昔老峰閔公之被謫也其胤文孝公鎭長丐命于時相睦來善得免慘禍今吾决知其不我動念而所以爲此者不但有先輩故事亦欲盡在我之道耳癸丑正月 上推恩于逮事 英廟之卿

大夫諸臣府君陞嘉善階四月拜漢城府右尹疏言向年哀訴乃蒙回啓之命而有司靳奏便作私室之一故紙因力辭承溫批六月遞拜副摠管呈告至十月遞甲寅春又上言乞更查盖自贊成公被誣首尾十有九年上言者三陳疏者一胥命亦屢年矣至六月特遣繡衣於本道按簿行查盡驗其無實府讞廟議一辭稱寃於是　上洞賜批諭仍下伸白之命咸以爲無寃不伸天理之常而其感動　至尊實由府君誠孝所推云七月拜右尹同義禁始出膺八月特旨差備局堂上諭以俾效其先臣未卒之志九月移

拜刑參又差荒政錄編輯堂上撰次國朝以來遇荒
惠恤之政爲年表四卷歷數載始成以進命其書曰
惠政年表每有編摩之役輒使之與聞多蒙採納適
一宰臣號於小學有熟工　上欲命改舊註府君奏
曰小學雖蒙士之初入德者其爲教民成俗不輕而
重苟非宿德醇儒不宜妄加增刪此宰臣雖有文識
其何以遽議前人之註釋乎　上曰卿言好矣因寢
之十月差承文提調十二月移拜大司諫旋仍乙卯
二月以赦令中有爭執事命秋堂並竄以親年收贖
俄而因華城進饌時應參外賓西敍三月拜兵參差

整理儀軌編輯堂上四月移禮參旋仍兼同春秋考史于沁都移刑參六月移左尹左副承旨以　惠慶宮周甲進箋特禮房勞加嘉義階序陞至左連拜左尹兵刑參承旨七月上疏乞歸　上以原疏留中特命入侍諭曰目下先務不出於勵廉耻卿之告退勿論過中與否固當扶植培養之不暇而但所以奬拔卿者寻志有素定也以先卿自期之心多有未卒之事遂其未卒即卿之責豈可遽退乎若循例賜批則成一節拍故所以面諭也後於賓筵縷縷數百言洞喩不當退之義府君以　聖旨之提及先故黽勉供

職八月差掌樂提調九月拜都承旨間爲亞尹刑參丙辰三月以耽羅運穀事差羅里舖勾管堂上出爲開城留守本府以畿輔重地漸成痼弊而拓疆之議已過百年府君廣詢民情詳察地形條列狀聞遂割長湍之沙川以西金川之大小南面屬之本府仕宦者積屈不振狀薦人士之可合獎拔者盡蒙甄用舊有儒債之例府君請以儒給債非待儒之道遂罷之流來衆瘼剗革略盡旣歸府人建生祠繪像享之丁巳二月拜慶尙監司　上以大夫人之九耋將往爲難命仍任四月以親病疏遞拜知申禮參又以知申

奉命往鐵原諭祭于故忠臣遼東伯之祠後於筵中
以旌閭之尚闕奏施之五月拜全羅監司屢陳私義
之難冒藩閫兼以親病爲辭頻承嚴飭終不膺蒙遞
閏月差有司堂上大典編輯堂上七月兼大司成乍
遞輒仍及當陞庠克恢公道務收體製之雅馴者不
得者嗾掌令文躍淵疏謂榜眼未出物議先定 上
責以風傳府君疏辨仍乞免其後屢拜泮長終不出
十一月拜兵參十二月移知申以咸興馳馬臺碑文
親受時對擧勞陞資憲階戊午正月拜知春秋都摠
管工曹刑曹判書差司譯提調因朝儀有錯乍罷旋

敘三月拜知義禁又拜工刑判差關東勾管堂上五月差湖西勾管堂上承命審理京外獄案府君以審理重典毫忽之差死生判焉晝宵殫精多所平反時有鑄重錢議僉以爲可府君獻議曰錢貨上之所造也物產民之所出也物產有限而錢貨日增則百用翔貴民受其病顧今人心漸淆利竇百穿又於其間創出一奇貨非所以示民以朴也事遂寢未幾薦拜戶曹判書釐剔奸弊謹守公格時有戚臣洪守榮之喪命庀東園副器而執義趙德潤誤認府君之承命奉行投疏請勘 上不賜批筵敎截嚴命於政注永

勿舉德潤府君因此撕捱承飭敎勉出兼差內局氷
庫　社稷尚方諸提舉已未春差迎接堂上二月以
尚方提舉換司圃提舉又以司圃提舉換內贍提舉
本寺有矯弊事特敎之也十二月差迎接堂上庚申
正月遞薦拜兵曹判書時方冊　儲選差冑僚府君
承命行政退而疏辭不許銓注之際必以振淹滯爲
務久屈者多被甄用有以親老十年不求仕以終孝
者府君嘉其人首舉之後以此及於辭疏三月差貢
市堂上四月因親病辭遞差宣惠堂上諭以卿於地
部典守甚謹惠局亦如是做去可也六月　正廟禮

陟差國葬堂上纂輯堂上九月兼同 經筵薦拜吏曹判書即日出城連上辭疏畧曰臣於此即有至慟深恨萬萬不敢當之鐵限存焉在昔臣家之所遭職由是耳藩務瑣屑猶屬影子銓地一着實爲根柢雖於日月回照雲水事空之後即此一步乃爲臣沒齒矢心之所不如是則無以痛自懲艾暴素衷於來後也是以臣於向年之除藩也屢疏陳情竟蒙 先朝之體諒則今之所叨爲任也倍重必辭也尤切不得不以前日之所血懇者涕泣而復陳以 殿下善繼之孝亦豈靳於 先朝已施之澤乎又曰生民之本

君親爲大故曰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人臣之節辭受爲重故曰辭之有義受之有名夫然後可以自盡於君臣父子之際而國家賴焉至若初元之政四方拭目比如人之初生屋之刱搆命脉規模咸於是乎在此時裨補之策正宜淬礪而官職去就尤係風化之攸始臣雖無謂顧其職則天官也其何敢棄宿昔之至恨負 先王之殊知以自玷於維新之治哉竟獲恩遞十月拜大司憲差繕工提調舟橋堂上 經筵特進官遞拜工判十一月以敦匠勞陞正憲階拜刑判兼知 經筵知 實錄事十二月特除戶判旋遞

辛酉正月拜知敦寧差 宗廟提調二月移判秋曹按邪獄時獄事蔓延府君慮或有橫罹無論罪犯之輕重必躬自盤覈其有甚惑而當抵一律者則輒溫言平問喩以倫常終始執迷而後乃施當刑諸僚皆曰渠旣自服則何苦勤勤費辭乎府君歔欷曰彼亦人也不自知其學之爲非就刀鋸如赴樂地豈不可哀乎吾所以若是者庶或有自覺而爲平民也由此而悔悟者甚多五月移右參贊旋仍差壯勇營 景慕宮提調拜兵判差館伴十月疏遞本職十二月因寺奴婢革罷後壯營給代之稽緩特罷壬戌正月敘

二月拜判尹差典設提調移戸判時有宮房免稅八百結並以無土劃送之令府君以無土有土之各有定式據法論啓事遂已軍資監幾埒太倉而郞官數遞奸濫莫杜府君請依太倉例得自辟而久任之倉弊乃改五月兼藝文提學引僚嫌辭遞六月差祔廟尊崇兩都監堂上八月以敦匠勞陞崇政階又差嘉禮都監堂上因都相與都廳之俱有嫌疏辭並遞本職旋以都相對章有不敍之典九月敍拜工判兼判義禁十月拜右參贊十二月差典醫提調癸亥正月兼同成均復拜吏判引前懇疏辭批以授卿銓任

意豈徒然如是爲引誠非所望屢下飭教再疏以臣
於是任豈忍以三十年弸結於中曲者乃或一朝而
毁之其將何以見先臣於地下乎 上以卿之質言
如此爲批特遞二月拜知敦寧移戶判五月兼判義
禁八月移兵判九月復管惠局十一月差 社壇樂
器造成堂上以當寒採玉爲難引 英廟甲子冬庭
縣改造退期之例請以明春始役又引文廟樂移用
皇壇之例請以風雲壇所用樂權宜進用詢大臣蒙
允十二月因僚嫌疏遞拜刑判甲子三月拜判義禁
因鞫因自斃蒙罷旋仍五月兼弘文提學七月拜禮

判僚嫌遞拜左參贊八月差觀象提調移拜戶判差
健陵改修堂上仁政殿營建堂上以改修勞陞崇祿
階十月因臺臣論營建事疏辨仍乞免批以殿制朴
素固是上下相勉卿其專意垂成之役十一月差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都監堂上十二月殿役告成蒙
錫馬之典乙丑正月 貞純大妃昇遐差國葬堂上
三月以玉冊文撰進勞陞輔國階五月差迎接堂上
因 御帖函之未及賫行左相徐邁修箚啓論罷徐
瀅修以都承旨繼請嚴勘曹郞盖近例賫函多付問
禮之行而瀅修素有世嫌每欲府君釋怨相交屢因

人紹介府君嚴拒之且府君專管財賦積被忌媢借
此事以擠之籌啓亦爲所慫慂也數日因勑期不遠
特命仍任屢疏陳懇先解惠局以敦匠期迫終事義
重勉供本職旋用國葬勞又蒙錫馬疏陳情病獲遞
七月差掌苑提調八月兼判義禁十二月差典設提
調復拜戸判疏辭曰臣本菲才綿力無所取於治賦
而濫荷　兩朝罔極之恩前後八年之間六掌地部
再管惠局其受任也如彼其專且久而若言其奉公
率職之狀則無往非罪典守之不嚴奸弊之莫過有
不可毛舉而指數顧臣處地本殊於人而始不能避

遠脂膏終莫能禪補絲毫俯仰天地慚負至此中夜以念生不如死　聖度寬大縱逭刑誅亦何敢復玷金穀之所以益其不忠不孝之罪哉蓋府君再任惠局也因外邑慫納或至數年而郎官中有私貸結錢者府君廉其狀欲啓治之於是不悅者又從而煽動訛訕謂惠儲盡罄時相亦累發督飭之奏蓋欲齮齕之也因有迎勅時論罷而其後至爲之反閱簿不欠庫無縮足以驗流言之無根也府君益知直道難容决意謝事故疏語若是而又以母年九十引國朝名臣宋公欽李公賢輔李公泰淵金公和澤故事乞歸

養獲遞出爲華城留守疏陳前懇批以便養遂感激
膺命而亦不爲久計　陵殿陪奉之外閉閤不出嘗
捐俸三千築官屯水閘以防潰濫之患幕僚之董役
者請紀其事府君曰吾蒙恩便養幸有餘廩以補公
役乃常事無足稱者且身將隱焉用文也丁卯二月
復申終養之請批畧體任雖重情志可伸特許之自
是奉太夫人歸東湖舊廬晨夕怡愉不離左右十月
拜判敦寧疏辭不出十一月差兎署提調戊辰入耆
社世以耆社奉老爲忍齋洪相公暹後一人稱至榮
焉府君氣質堅固而廿載處坎土木形骸晩年連掌

劇務積瘁爲祟忽以風眩示僊而因不肖等獲罪神
明竟以是年閏五月十五日未時考終于湖舍嗚呼
痛哉訃聞輟朝市吊祭致賻如例七月權窆于原州
贊成公墓右庚午四月移窆于永平廣石里巽坐之
原夫人墓亦先葬原州同時移祔于左府君禀姿清
粹性度端重幼而雅飭儼若成人目不接非正之書
口不道不經之言贊成公嚴父也不煩提敎世父奉
朝賀竹石公峻正少許可每於府君之言未嘗不稱
善多舍已而從之嘗於十五六時以彌甥謁知守齋
俞公拓基俞公方任元輔而畿伯某在座俞公以謗

黻稗官之出其家者談話移時及客去府君進曰公差矣其人固無足語而其職方伯也民務政殷無一言及之何也俞公爲之黙然後語家人曰吾爲趙生所駁矣年雖少眞遠器也贊成公造掌銓衡內舅奉朝賀洪翼靖公亦隆貴內外羣從多致早敭而府君定省之暇輒下帷讀書以恬靜立志以謹拙持身交遊罕及於隣賓客稀見其面芬華之中闇然自處而聲望日著於世一主司欲擢拔之委曲致意府君却之因赴試他所以遠嫌或譏其太迂而府君則不欲以非其道得之也及其累典禮闈士皆以秉公稱焉

實平素言行有以見乎也貴勢之居比閒者方薰赫日與諸名士唱酬成帙號曰北麓漫史每篇空其左幾行曰此當載趙某之什而府君素惡其爲人一不答之其人竟凶死世服其先見贊成公以箕伯辭朝之日都門外送者坌集府君麁袍羸驂以雨衣掛鞍而從有目覩而異之者及丙申禍作語人曰是公以宰相子謙儉若寒素人豈枉死者耶　英廟暮年寤寐賢俊府君實膺其選　聖褒隆重輿望藹鬱而時事忽變贊成公遽罹罔測數年海島竟以櫬返府君慟先誣之莫伸慨世情之孔險蹙伏鄉廬畏約成性

衣止蔽體食纔充飢人不堪其苦而處之恬如若將
終身雖汗漫吟咏尋常問聞猶恐聲跡之及於外人
絕不作一篇詩一幅書盖十數年如一日及其純孝
上格於　宸心至誠大孚於公議洞辨窮天之寃悉
暴殉國之志而猶歎我　先大王則哲之明自　胄
筵陪講已有特達之際遇故雖於權奸搆誣之日亦
以某非無識賤流爲敎前後恩言屢加拂拭拯之坑
坎置諸廊廟外內歷試眷注采篤逮　聖上御極之
後位望崇重若將有挽回世運經綸時務之會而憂
畏於震剝之餘孤畸於睢盱之中竟不得大有展施

以酬生平之蘊三任中權八掌金轂而不開私謁之逕永絕牟利之徒唯以謹典憲爲自效遠貨賄爲自靖田宅無加書史蕭然闕北一武倅素相親熟遺一馬不受自是無有以無名之物及門者每誦趙文子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之語曰吾於此庶無愧矣性本儉約自在韋布冠佩不飾箱篋無鐍及貴甆盆土爐不改於舊夜不燃脂蠟常對一燈耿耿而已祭祀不用銀錫器皿曰於禮過乎儉吾欲爲後孫式嘗受貂帽之賜用之十五年至弊不堪着家人勸其新製曰吾老矣何以改爲且此物 先王所以寵賚也以

此沒身卽吾願耳嘗以贊成公喪之歛用士禮爲恨
遺誡凡附於身者勿用緞屬而先誣之未雪也不接
湏人雖微細之物號稱湏產者亦未嘗近其意以爲
不如是不足以自暴也是以藩寄銓地至恫在心屢
膺除命輒力辭之必以嶺海爲期府君之貞固不移
亦可以此而推之也府君歷事　三朝致位一品而
爵祿榮利任其儻來得喪欣戚順受其正進思盡瘁
退無作爲未嘗以刻覈之論沽激之行黨同伐異以
要時譽通塞雌黃之際退然言不出口嘗曰凡出身
立朝不能無論劾他人之事而躬自爲之可也暗地

嗾人陽若不知豈士君子光明之道耶是以久掌顯
要悠泛若局外人門寡當路之轍座無附耳之語公
退家居無異窮儒或言先公規度恢廓言議峻嚴至
于今人皆欽歎公謙抑太過不欲以世道自任何哉
府君謝曰吾於吾先子無能爲役且自量疎迂不敢
有當世念耳府君幼少時耿介寡合贊成公以寛裕
二字命名與字而勉之自是佩服家庭之至訓矯揉
氣質之偏處處事必平恕接人必樂易溫厚慈諒之
心著於言貌不待勉强而至若公私是非之分一裁
之以義人莫敢以非理相干其或臨大事當大議則

信心直行守正甚確當沈鑛之懲討也時相沈煥之猶豫欲傳生府君引 皇明李可灼事爭之曰此賊若保首領公不免千古罪人矣竟置大辟至 正廟禫辰府君於公座言于時相曰方喪已闋大婚正急今日先務當請三揀之期矣答以當待下教府君曰今若忝叨禮官則固宜卽日奏請何待乎大僚而見任地部一有司耳是以未敢越職時賊裕之罪尚未克正浮言方洶洶傍觀者爲之吐舌嗚呼丙申之擊皷一着府君常以爲至慟盖當至不幸之會禍網彌天人鬼立判父子之倫莫重舅甥之誼反輕不得不

權衡其間有此斷腕之舉誠大義之不獲已耳故太
夫人不以私親故而不許其爲父訟寃以　先王之
聖明亦爲之洞察此足以俟百世而質神明也嗚呼
獄中事尙忍言哉始以身代之願至情所迫舍命徇
孝而其獲全則天也旣又念大質已虧終無以全歸
平居悼躬不以生世人自處自起廢之初矢心必遂
者卽一退字而受恩甚重未忍便訣又値朝家多故
不遑言私及太夫人壽躋望百謂非人子從政之時
屢乞長暇獲遂至願永保江湖之晩節庶期斑綵之
終歡大限奄居竟貽高堂之慽嗚呼悲哉府君中歲

阨窮不以一切世務留心最於易經着力爲多覃精研思至忘寢食自謂四十年工夫盡在於此著有易問一書自爲之序畧曰作易之序序先之辭次之義次之吉凶最後焉竊謂先天之體從中而起後天爲用循環而復中起者以卦重卦成於六十有四循環者以爻演卦極於三百八十有四知此則知流行之象矣卦有反對先天所倒倒者非他參伍以變知此則知方圖之變矣圖之旣變序雜生焉序卦者錯綜區分其方如劃井雜卦者中爻相聯其曲如中矩凡此皆取象之不同也天地之數不出乎蓍方圓之體

各有其紀絡以扐揲之策則序卦當爻雜卦當期究
其積周之實則序卦全八雜卦去四此則出於大衍
者也懸兩曜而驗六卦之象重之爲直日之本祖八
卦而别二天之數衍之爲推策之原此則出於曆數
者也是以序卦之數十之當二篇之策雜卦之策十
有二之當一元之率凡此皆擬數之不同也每言易
非象數不通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專以象數立
言則其流也易入旁歧雖有前人之所未道得者皆
引而不發歸之義理之說曰知者足以自知不知者
可以無穿鑿傅會之弊至如星曆音律算數之類靡

不洞其源委　先大王嘗稱以邃於星曆府君遂巡曰臣窮儒也或不無涉獵者而實無所得矣久管梨園　上以　閟宮樂腔調太長命專任釐正府君博採刪節以成新樂之制而進用焉嘗於肄樂時忽曰林鐘之音散而不中律審視之鐘果微缺矣老樂師皆大驚賛成公在嶺闑創漕也凡倉費船需繁細如亂絲營胥幕賓之號鍊達者擧不能籌定其數賛成公命府君計之一夕而畢纔弱冠也府君於文章雖不以作家自命然必本之於經參之於史唐宋諸子尤好歐陽氏而我朝則最服農巖金先生之文盖亦

性相近也嘗曰句棘字艱強作古色非作文之正路而俳諧鄙俚之近於小品者又非博雅者所可道也古文非別件物事苟能道盡事情曲暢旁通而不犯於功令體裁則亦今之古文也每有述作務歸切當輒屢易藁乃成必以華實兼備辭理俱到簡而不至於澀紆而不至於蔓爲準則又曰章奏是告君者也當主乎懇惻絕不爲浮辭剩語每蒙　先大王之嘉奬至於四六亦許以熟手詩則喜作近體曰古詩豈不好也但今人才力不及而妄效漢魏者僞也是以專尙淸健圓活自成一家云所著詩文幾卷易問一

卷藏于家配　贈貞敬夫人洪氏籍南陽府使　贈
吏參諱益彬女領議政謚忠簡諱致中曾孫外祖領
議政兪文翼公拓基也夫人性端莊事舅姑以誠事
夫子以禮克有內助窮廢鄉居每多窘乏而不以是
有慼慼之色及卒　先大王教于筵臣曰聞趙某夫
人甚有婦德宜重臣之悼之也生與府君同年先乎
府君十年已未卒享年六十一舉三男四女男長萬
永文科今承旨次原永進士今府使出爲季父通德
郎諱鎮宜后次寅永文魁前文學女李復淵武科今
兵使金炳文蔭仕今郡守尹慶烈進士前郡守李在

文萬永娶牧使宋時淵女生一男四女男秉龜女
王世子嬪餘幼原永娶判府事韓用龜女生一男四
女男幼女李埈餘幼寅永娶郡守金世淳女生二女
幼李復淵一男寅達武科經歷一女尹晩植金炳文
三男大均蔭仕今主簿弘均餘幼二女趙秉憲洪在
元尹慶烈二男致容致定三女金最秀進士金圭善
金大根李在文一女金正均嗚呼府君閱歷世故成
就卓然志行之可述者不止於此顧以不肖輩晩生
謏聞未能闡揚其一二又不敢或加溢美以違平日
謙挹之德器具生卒官簿以俟夫當世立言之君子

伏惟閤下先契旣篤廊廟之同周旋亦多矣倘以一言之重發揮而表章之則幽明之間庶無憾焉

雲石遺稿卷之十五

雲石遺稿卷之十六目錄

諡狀

純宗大王諡狀

高麗戸曹典書多義堂蔡公貴河諡狀

贈吏曹判書濯纓金公馹孫諡狀

贈吏曹判書松崖朴公汝龍諡狀

贈吏曹判書竹川朴公光前諡狀

贈兵曹判書趙公崇文諡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六

諡狀

純宗大王諡狀

國王姓李氏諱 字 恭宣王之子 恪愍王之孫 莊順王之曾孫也始 恭宣王晩未有嗣高宗純皇帝特賜福字宸翰庸示企待之意庚戌六月十八日 嬪朴氏生 王是日有瑞虹起於內苑之井人謂異兆 王妃金氏取而子之將待其稍長建爲儲副先奏于大朝高宗純皇帝嘉而許之 王以聰睿絕異之姿仁孝特出之性孩提嬉戲恒不離

父王左右婉愉有深愛根於天賦 恭宣王甚奇之
而又克養之以正一言一動罔不躬加提敎遂底于
德器夙著問學漸就因妙選賓僚用資講習質疑問
難迥出思表國人皆延頸焉至庚申 王年十有一
冠而見于 廟據前降旨意請封世子已蒙仁宗睿
皇帝恩許冊勅未及發而 恭宣王遽薨 曾祖母
莊順王妃金氏命 王權署國事具奏請襲封王位
大朝降勅曰念爾世篤忠貞夙昭恭順藩維濟美懋
紹先猷是庸俯循輿情允玆籲請封爾爲朝鮮國王
繼理國政並賜彩幣等物爾其率由典常以介景福

亹荷龍光之渥賁彌昭燕譽以繩承克勤於邦宗社
篤苞桑之固聿修厥德本支詒磐石之安欽哉毋替
朕命　王自　先父王違豫之初親奉藥餌日夜焦
遑曁罹大憂哭泣之哀執禮踰成人近臣衛卒舉鳴
咽失聲不忍仰視及大臣百官伏閤請攝位　王固
不許旋奉　曾祖妣曁　母妃敦勸乃勉循焉　王
冲年嗣服雖未有所作爲亦不遑暇逸內則隆養於
宮闈晨昏洞屬慈孝無間外則篤誠於奠饋朝晡攀
號哀敬備至而諸凡敬天恤民祡祀詰戎之政惟
祖先以來相授之範訓與　先父王成憲是遵是承

罔或有墜日御講筵討論經史以求古聖人精一相
傳之心法歷代人辟治亂得失之蹟比于明習國事
厲精圖理於是大小臣工兢兢相戒民以大和翕然
稱盛德國制凡掖署奴婢世世不得齒平民者殆累
萬數　王矜之首以　先父王遺意命焚其籍於通
衢使得自樂其生百姓爲之皷舞感泣曰吾君之仁
至矣庶可以導揚和氣迓續休命推以及於勸課農
桑以厚民產撙節經費以裕國用征斂之不急者每
議省減欠逋之已久者頻賜蠲免一切以不擾不煩
休養涵育爲先務凡係賙賑豫加講究或捐內帑或

停公稅宮府常膳州縣正供亦皆裁損以補其不給無所顧惜恒飭方伯守宰之任芻牧者時遣按廉考其勤慢而黜陟之故雖遐遾窮陬之民莫不如在階前而荒年饑歲終無溝壑之憂焉其遘癘者普濟以醫藥露骸者廣施以掩瘞嬰兒之棄于道者給料以養之流丐之離于鄉者裹糧以還之以實心行實政一念如傷藹然有不忍人者常以刑獄者民命所關而爲輔治之具也大寒暑輒行疏放之典以爲例大辟則必三覆之恐一夫有寃哀矜惻怛之至民皆悅服或至囹圄盡空歲辛未關西有土寇發詿誤者多

王命將討之曰是不可不致王誅及官軍戡定厥亂又亟命殲其魁其脅從者悉赦不治關西平咸服王大度焉　王於治國每以明正學斥異端爲本時有西洋學之流播者一種邪妄之徒陰相傳習瀆亂彝倫　王赫然怒曰玆乃干紀悖理之甚者必殄滅之無遺然後國可爲國人可爲人遂窮覈而痛鋤之大揭邦禁俾無得更汚焉　王之家法素嚴於奉先之節上下神祇之禮儀文品式燦然明備　王祇奉之不敢有越當躬享也自致齋散齋至于粢盛牲器禮幣工祝克敬克愼未或少忽使之攝事則令侍臣

監之每歲春秋必歷拜 先寢克展霜露之慕以至異代墳墓祠廟禁護之方亦加提飭於守土者俾勿壞 王於燕閒之中常加戒愼嚴恭寅畏潛心對越以盡欽崇之道或値象緯之告警水旱之爲災則惕然兢懼引咎責躬有足以孚格天心而求助之誠溢於辭敎凡廷臣進言者翕受敷施猶恐聽納不廣臺省經幄之間有及於君德闕失則未嘗不溫顏而稱善其關係民國事務者未嘗徑情獨斷必使宰執參酌其可否然後處之設有不槪于中者亦皆優容以開言路以是終 王之世未有以犯顏直諫獲罪者

亦未有下情壅閼而不通者若其微眚薄過雖小官率多庇覆使之自改不以威怒加焉而其或得罪於名義紀綱不得以赦宥者一裁以法無所假貸由是羣下愛而畏之近習不敢招權掖屬不敢犯科其臨政用人也尊任耆舊敬禮大臣旁求林下讀書之士列於旌招而尤以培養人材扶植元氣爲一副規模奬恬退而抑僥倖甄淹滯而拔孤寒用能董正于百僚若先儒名賢忠臣節士之未及褒揚者博採輿論加以爵諡以風厲學者孝烈之尤異者雖編戶匹庶或旌其閭或復其家以表之嗣服以後小心翼翼尤

謹於事大時節貢賀使价必選方物必檢皇華奉詔之行爰命上卿儐之國界郊館之迎送必躬將之宴饗之酬接必躬陪之或有本國犯境之民大朝漂海之人則必恪遵侯度罔敢少違於欽定約束是以蒙被兩聖朝字小之眷敻出尋常視以內服大慶大典輒頒詔諭禮遇殊絕寵賚便蕃而有懇必奏有奏必許以至曩年西寇時不待陳乞特發援師屯於境上而辛巳以欽定皇朝文獻通考中本國事有先誣辨正者專价具奏特賜釐改至以新本頒降者卽皆逴牒所未有之大德曠恩也環域兆庶咸以爲　王之

恍誠有以致此　王素性儉約痛袪奢靡法章之外不御錦綺服着累加澣濯帷帳或至補綴奉　先王宮室儆則改之仍舊而已不以一椽一礎有所增飾入而無宴遊之私出而絕般敖之樂苑囿輿馬聲色器玩一切芬華之物舉無纖毫自累澹泊與儒素無異若不知處南面之尊享千乘之富也每於聽斷之暇玩繹篇籍或至夜分不以爲勞探賾乎天人性命之原剖析乎王覇義利之分間有述作多寓箴警皆足以準則乎盤盂憲章乎典謨發以爲崇儒右文之治則表端而影直源清而流潔人服洙泗之敎家誦

洛閩之書　王所以成已成物自家而國盡君師之
道者蓋有本矣　王敦厚寡言臨朝淵凝不以察爲
明而明有以照臨庶物不以猛爲威而威有以摠攬
宏綱穆然有君人之度而雖値有不安節不以燕服
接臣隣也　王旣免喪壬戌冬始行嘉禮冊金氏爲
妃膺大朝誥命正位中宮卽永安府院君　贈議政
府領議政祖淳之女也生一子曰　壬申冊封　王
世子庚寅卒有嫡嗣　王世孫　是也甲午十一月
十三日甲戌　王不豫薨于慶熙宮之正寢在位三
十四年春秋四十有五臨終命大臣及近臣禮官入

侍正其終也內自王宮國都至于深山窮谷男婦髫白莫不奔走號哭如喪父母而　世孫已以皇命主鬯令儀令德一國係望故中外晏然無綴旒之危苟非　王深仁厚澤積累淪浹固結乎民心以基　宗祧無疆之休則曷能致詒燕而垂裕如此哉　王本之以躬行心得達之以天德王道篤百行之源而準四境於推放澄萬化之本而導一世於平蕩民以蓄息國以靖謐保有太平三紀于茲則今於於戲不忘之餘雖欲以區區文字摸畫其萬一不可能也然而試言其德行事功之著人耳目者則事之以禮祭之

以禮　王之所以致孝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王
之所以檢身也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王之所以出
治也天旣畀之以純粹之質恭儉之德光大之化亨
嘉之運而不使之壽考悠久啻之以中身此東土含
生沒世之悲也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夫
豈非親賢樂利之有由也歟噫其聖矣

高麗戶曹典書多義堂蔡公貴河諡狀

我　聖上二十有五年乙酉嶺儒崔奎鎭等上言言
高麗忠臣蔡貴河卽杜門洞七十二賢中一人而松
都誌十賢中第五人也一身而擔綱常隻手而扶名

節當時同節之士俱蒙廟食易名之典而貴河獨不
及亟施　贈謚仍命合食於表節祠則在貴河雖無
所損益於國家勵俗扶敎之道未必無補矣事下春
曹越四年戊子即又我　王世子代聽之翌年也宗
伯臣趙鐘永覆奏言蔡貴河當麗運之告訖遯世全
節沒齒自靖觀於松都誌所載誠與杜門諸賢相爲
伯仲今此多士之齊籲益見公議之久鬱特施節惠
恐合事宜祠享一欵有難並議云許之于是其裔孫
必勳以公事實請狀于寅永曰吾先祖遺蹟載於達
句故誌達句今大邱也子曾按是地知其事甚悉盍

爲之撰次以諗于太常氏乎寅永曰諾大邱之北有
建院而俎豆之扁曰西山者非公之亭耶不佞聞之
熟矣敢以不文辭謹按平山府誌曰多義峴在府南
一百里麗末戶曹典書蔡貴河不事本朝自杜門洞
來居于此故名有遺墟碑松都誌曰寶鳳山北十里
有杜門洞俗傳革命後麗臣遯入此洞誓以同死至
今有洗身亭會盟臺之稱而當時全節之人吉再車
仁頫閔普文蔡貴河具鴻李孟芸朴湛金冲漢閔安
富朴門壽趙狷俱表表可稱續誌曰林先味曹義生
孟氏閔郡事普文蔡典書貴河李典書孟芸朴典書

湛具政丞鴻金禮議冲漢閔禮議安富或死或遯俱著忠義達勾誌曰蔡貴河戶曹典書直提學夫邑之有誌所以補國史之闕也公之罔僕之義雖不著見於史而今觀平山松都達勾等諸誌皆鑿鑿有據足以爭光乎日星有辭乎千秋則不刊之案孰過於是哉若以諸家記述之雜出者考之其曰與蔡典書讀伯夷傳云者典書邊公肅也其曰與蔡典書貴河共遯海西云者典書徐公輔也其曰朝訪朴湛暮尋蔡貴河云者典書李公孟芸也其曰與蔡典書李典書徐典書同渡碧瀾云者典書朴公湛典書朴公忱也

其曰與蔡典書近隣相隨云者典書趙公安卿也此世所稱八典書同渡碧瀾者也其曰與蔡貴河唱和有詩云者牧隱李先生穡也其曰與蔡貴河朴尙衷倡議于朝與學校斥佛老云者侍中禹公玄寶也其曰與蔡典書杖屨相從云者宗簿令申公晏也嗚呼今距勝國之末爲四百有餘年矣當時多諱固未嘗有直筆之表出者零編斷簡又日遠日亡傳聞異辭不可攄實然要之皆忠臣烈士矢心不貳之蹟也況有邑誌之足徵者乎又況邊公肅遯于延安李公孟芸遯于海州申公晏徐公輔同遯于平山亦載地誌

則此尤可以證公事也公仁川人上世有諱先茂仕於麗官至樞密院事生諱愼徽大將軍生諱寶文禮部尚書大提學封錦城伯以文學鳴於世於公爲七代祖也曾祖諱環都祭庫判官祖諱允臣僉議評理考諱元吉階匡靖大夫官刑部尚書配開城高氏上將軍天瑞之女公生于達城之後洞天資孝友文藝夙就時圃隱鄭先生夢周講學于永陽與公居爲隣鄉遂往從之質問經傳琢磨道義以自奮於爲己及仕典提學至尸曹典書或曰登第歷開城少尹而又嘗航海朝天路過豐川命其西樓曰皇華盖亦寓尊

周之義云及鼎革之際圃隱鄭先生死之公痛哭曰
時事已矣可以去矣作書送子曰泳歸故鄉謹奉先
祠浮去箕都敬服父師遺敎東陽明陽隨我後也遂
與同志諸賢掛冠于不朝之峴入杜門之洞又自杜
門之洞渡碧瀾之津轉至平山處于牧丹山之多義
峴其曰不朝曰杜門者皆紀實也其曰多義者以公
自號曰多義堂故也公於是乎自誓曰東非我土誰
更再踏西望首陽忍忘一心日觀采薇之圖以寓其
志至沒身不出山及卒葬于弓位面佛谷子坐之原
配貞夫人盆城裴氏典客令裕之女郞將斯佑之孫

墓槖駞洞艮坐之原兩窆亦皆平山地也有四男長泳軍資少監文浮洗馬文東陽文明陽節度使後之達者曰弼善倫曰參判壽曰判書紹權曰大諫洛曰獻納無逸以仕宦顯曰澄曰應麟曰應龍曰宗榮曰先覺曰先吉曰先見曰先容曰先修曰夢硯曰得沂曰綱曰棶曰以恒曰仁龜或以學行或以忠節著名于世磊落相望而曰　經筵官之洪其尤賢者也蔡貫氏于仁川者皆祖乎公寔繁而昌不可勝數天之佑福忠臣可推也已昔者麗祉之屋也吉冶隱元耘谷諸公之節最先著至于今炳炳塗人耳目而杜門

洞之名始自我　英廟起感至建碑而表之我　先
大王御極之後乃刱表節祠于故都而所腏享者不
過林先味曹義生孟姓三人而已其一又沒其名文
獻之不足不其然乎至若成思齊朴門壽金冲漢閔
安富四公之追配又在於　當宁戊辰壬午之間則
斯皆七十二賢中幸而傳者耳生相併也義相若也
而或顯或不顯雖顯矣而亦有先後之殊其或有數
存乎否乎彼七十二賢者未必皆尊官聞人容有朝
不坐燕不與而慷慨就義則其不能以姓名爵里畢
著於後世也明矣至於公則不然起自喬木之胄位

列卿掌詞垣固已蔚然爲名臣而又嘗周旋乎圃牧兩先生之間淸標雅望取重當世則雖欲自泯其聲跡不可得也惟其操彌確而名則晦義彌高而事則湮盖以前朝之臣爲　聖代所褒非其義也故公之後參判仁川君壽賢宰相也於公爲玄孫而亦不以公之事稱述焉豈公遺志然也耶然而大節終不可不暴也幽光終不可不闡也此又百世之公論而今朝家特加奬謚者乃所以上追　列聖故事永樹風敎也嗚呼休矣

贈吏曹判書濯纓金公馹孫謚狀

金公馹孫戊午寃死之首也尤菴宋先生時烈序其集畧曰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山林實祟於弔義帝一篇未知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歟皆非後學所敢窺測豈定哀微其辭事者非聖人達權大用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先生宇宙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其死也豈人所能哉噫斯言其盡之矣雖然自公昭洗之後旣 貤贈之又俎豆之所以爲崇報者靡有憾矣惟諡典未及焉此

聖朝之缺事而學士大夫之恥也 上之三十年庚

寅秋三道儒生李浚等上言之事下攸司吏曹判書臣徐能輔請議大臣欲重其體也於是領議政臣南公轍以爲金馹孫慘被史禍而師友淵源百世可徵文章氣義照耀至今加 贈正卿施以節惠允合崇儒奬義之道云而左議政臣李相璜右議政臣鄭晩錫議畧同 上允之盖公歿之三百三十有餘年矣公於 中廟改玉之初首蒙復爵 顯廟朝以筵臣言特 贈都承旨至是加 贈吏曹判書兼銜如例公字季雲系出駕洛國王在新羅大角干庚信以功業大顯而高麗之季有諱管仕至版圖判書於公

爲六世祖也曾祖諱渭蔭縣監是生節孝先生諱克
一薦拜持平有至孝事載邑誌考諱孟文科執義
贈吏曹參判公以天順甲申生未弱冠聞佔畢齋金
先生宗直居憂密陽與仲兄翰林公驥孫往從之得
聞爲學之方而所磨礱而浸灌者卽惟寒暄金先生
宏弼一蠹鄭先生汝昌也方是時我　成宗大王尊
尙儒術作興人材上自朝廷至于鄕黨韋布彬彬多
宏博雅飭之士號稱國朝盛際而公裒然爲衆論所
推甫二十三中生員第一進士第二其冬擢文科第
二公之夙就由此可知明年出補晉州學官時仲氏

乞養監昌寧縣公爲便省母計也戊申病辭已酉以
非罪幽金寧旋赦召爲遼東質正官赴京師辛亥又
朝元正夏由龍驤司正選隷綱目校讎癸丑春奉旨
頒諭嶺南又賜暇湖堂而前後踐履今雖未得其月
日之詳大槩在翰苑最久歷遍三司而末職天官郎
也歳戊午公新除內艱養疾於咸陽之鄉廬而史獄
起始公爲獻納疏論李克墩成浚互相傾軋將成牛
李之黨曁修　成宗實錄克墩管史事見公史草書
其穢行甚悉且載　世祖朝秘事欲因此爲修隙地
議于摠裁官魚公世謙魚公愕然不應之乃與柳子

光謀子光陰險樂禍者也覗以奇貨相與慫慂於尹弼商等告公以誣　先王激主怒特燕山政荒性猜暴尤惡文士思因事一逞遂令金吾郞馳傳往拿公鞫之而別遣掖隷察道中遲速云今以野乘之雜出者考之公之爰辭有曰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磐云有曰請復　昭陵事欲　聖朝行仁政云公嘗爲忠淸都事上疏請復　昭陵故也有曰後殿曲事昔在西湖也茂豐副正摠携琴相訪彈後殿曲其曲哀非治世之音故並及之云又問其同議史草之人公曰既輸情矣請獨死凡此事實皆得之斷爛之

餘無以究其顚末而畢齋所著弔義帝文亦在史草子光摘其語自爲註釋逐句解之曰某之惡皆宗直誨而成之也其禍遂至滔天公竟以大逆論處極律畢齋戮及泉壤而一代搢紳以名流爲號者誅竄殆盡卽是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起拔木飛瓦都市人無不顚仆股粟儒林喪氣重足累息學舍蕭然數月無誦讀聲而公所居前川血流三日云公嘗與鄭文翼公光弼同受兩南御史之命同日辭朝同宿於龍仁之舘公慷慨論時事語多激文翼累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奮曰士勛亦爲此卑

下之論耶達一宵竟不相契士勛鄭公字也南秋江
孝溫之言曰公眞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論議國事是
非人物如青天白日曹南冥植之言曰公生有凌霜
之節死有通天之寃野乘又云公倜儻有大節魁偉
有器局文章汪汪若河海在書堂著秋懷賦氣像於
此可見其立朝好盡言不避權貴云公所以爲公者
正在此而亦所以取禍也歟公於著述立草千言沛
乎無礙滯見者望洋中華人至以東國之昌黎稱之
每腹藁成磨墨滿硯一筆揮之不復視投之篋中經
累月始出而點化之或問之曰始起草猶有私意不

自見其當改久然後私意除公心生乃明知其醇疵也其用工之精如此嘗與兩兄赴別舉欲以狀頭讓之公則不製焉伯氏遂魁仲氏聯之而後圍初場公醉眠曳白而歸中場亦如之至終場盡粘三場試券連數十幅而入考官問策以中興爲目而宋高宗齒焉公卷其題詣前曰宋高宗偷安一隅忘親釋怨乞和於犬羊豈與殷宗周宣並列於中興之主哉考官大慙改之公乘半酣揮灑日未斜矣榜將揭使人覘之曰第一名非我勿復觀果然其後靜菴趙先生光祖掌試得宋公純對策曰季雲後無此作公之爲世

企慕又如此及殿試考官忌而置第二公恥之常以坡公之居第二自擬焉足見公平日氣槩也配禮安金氏參奉尾孫女無育伯氏直提學公駿孫次子縣監大壯主其祀其兄三足堂大有命之也公葬始在木川與夫人墓同岡而公墓後返淸道之上北以從先兆尹公鳳朝銘其碑而學者即其舊居又建祠享之禮堂之請宣額者尹公絳宋先生浚吉趙公復陽而郞官金公壽興也李公殷相撰侑文至以趍義之勇有過勵賁正氣不泯撐拄乾坤贊之世以爲確論公禀絕異之姿抱有爲之志蚤得賢師學有指授所

與交皆當世之選而妙歲甚英翱翔乎珥筆橫經之列淸裁峻議傾動朝野不啻若珪璉之登廟鸞鳳之儀庭精粹之蘊於中足以格君彪炳之著於外足以華國進足以謀謨巖廊退足以領袖士林斯可謂河嶽英靈之所鍾聚而反以厄運乘之淫刑酷罰中途摧折千載之下聞公事者莫不掩抑嗚咽而不忍言不能不致疑於天道人事之際嗚呼殆非公一人所關也然而當時羣奸如墩光之類搆誣釀禍詡詡然自爲得計者或於其身或於其子孫皆不免刀鋸之典情狀畢露昭在史牒雖婦孺下賤皆爲之唾罵而

公之一節秉直不回彌久而彌彰磨滅不得則天人之理信不舛矣寅承先祖恭肅公亦以畢齋門人罫史案今於公請謚之狀義不容辭畧掇前輩記述之可據者以備太常氏採擇焉

贈吏曹判書松崖朴公汝龍謚狀

栗谷先生旣沒其門弟子著錄者八十有餘人或以道統傳或以忠節著以至名德勳業經術文章各由其所受之淺深所造之高下蔚然皆能有成洵東方儒運之極盛而我先生時雨過化之妙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嗚呼至矣有如朴公諱汝龍卽其一也始公

五世祖諱諶國初以黃海道巡察使退居于海州之立巖子孫因家焉故栗谷先生之講道於石潭也公以鄉里子首以師禮事之先生以公天資近道期待之甚重授以性理諸書公薰炙服習以爲己之學自任疑必問聞必記自天人格致之原禮樂政刑之用與師友間一言一行有關於進修者輒皆手劄成帙名曰石潭語錄先生之微辭奧旨多由是書而著然中經兵燹逸其半今所傳者非全稿云公又欲近先生所居以便從學移家于石潭之第四曲松崖溪上因號松崖主人其後搠隱屛精舍仍作紹賢書院享

朱夫子及靜菴退溪兩先生即先生遺志而公成之也後又追配先生而倡同道士疏陳先生學問出處請恩額得準施焉至先生遺集之役公盖專任其事殫心竭誠往復就質於牛溪沙溪兩先正者首尾爲二十年所及集成而公遂終公於師門亦可謂信之篤服之勤而關終始者也公歿之後遂菴權文純公尚夏芝村李文簡公喜朝首發公俎豆之論而未遑焉久之鄉人士就紹賢之傍立祠享之公字舜卿上祖諱得宜相高麗初後有嚴毅公諱述熙以開國功配 廟庭封沔城君後爲沔川人曾祖諱居信官郡

守祖諱文善副司直考諱守義　贈戶曹參議以公
從勳推恩也妣　贈淑夫人平昌李氏　贈參議允
華之女公以嘉靖辛丑生未成童連丁兩憂蔬食居
廬如成人十七忽奮然曰吾以零丁之生不學何以
自立即從塾師於數十里外課日往還雖雨雪不廢
嘗寓山寺習水筆字樓板盡朽又聚樹葉而書之指
肉消猶不撤其攻苦如此癸酉中司馬兩試辛巳先
生秉銓以卓行擬公爲　厚陵參奉貽書曰爲薄宦
別泉石固知其非願而往來之時可得源源耳時先
生或住坡州之花石故也夫海西士從先生之門者

多矣獨舉公焉則公之見推於先生可知也先生歿
卽棄歸壬辰倭寇起公以前奉事倡義兵於海州聞
上西狩龍灣與同門趙公光玹募願從者兼程勤王
特旨拜司饔院直長轉陞司圃署別提仍差往海西
收聚穀物由繕工監判官除同福縣監不赴旋出監
青陽縣政平事簡不勞而治未幾忤上官罷縣民訴
廟堂請復得公爲宰事雖未施公之莅官才二百餘
日其仁化所及可推也戊戌錄扈聖原從功遷拜軍
資監判官戶曹佐郞平市署令辛丑以工曹正郞謝
官歸不出明年又錄宣武原從功辛亥七月十日考

終于第壽七十一戊午用原從例 贈承政院左承旨 純宗庚寅本道儒生金象淵等上言言公學行之實請加贈命大臣議大臣南公轍李相璜鄭晩錫等皆言公早從賢師聞道志學壬辰之亂倡旅奔問卓有所樹宜有褒嘉特 贈吏曹參判例兼至 當宁乙未又因儒籲該曹覆啓請加贈 贈吏曹判書兼成均館祭酒越五年己亥該曹援山林賜謚之式以公 贈爲正二品請謚許之於是乎朝家尙賢之典始無憾矣公葬于州西栗枝坊艮坐原配 贈貞夫人淸風金氏學生德溫之女有婦德先公四年卒

祔其右一男棨師事牛溪先生早歿側出男策公後裔初頗微弱今蕃衍不能記公自櫟摧之後倀倀若無所歸與鄕中同志倡同門契約以春秋會講參用先生舊儀作序而識之使此邦之士至今誦先生之澤者公之力爲多公家居日必冠帶謁廟喪祭一遵擊蒙要訣雅不以師道自處而親戚士友之及門者必諄諄誘掖多所成就焉公以大賢高弟早聞大道之要精思明辨慥慥不已及其年益卲德益茂平居終日危坐不輟講習沉潛研究皆純如也故牛溪先生嘗致書曰君子好學日新不已乃如此乎重峰趙

文烈公憲亦曰吾友舜卿礪志篤學其所撰述文字宜多可傳者而第其遺集出於斷爛掇拾之餘只寂寥數篇而已則今以末學管蠡之見妄欲窺測於君子狀德之地不已難乎然而以語錄所載先生之所答問同門諸賢之所講劘者推之其禀質之純進修之勤踐履之篤皆有確然不可誣者故尤菴宋文正公時烈常曰朴松崖造詣得正眞豪傑之士也老峰閔文忠公鼎重銘其阡曰自奮爲學來就有道渼湖金文敬公元行贊其址曰正學高風百世可忘後賢之尊仰推重皆如此此可以諗太常而節壹惠也歟

贈吏曹判書竹川朴公光前諡狀

肅宗丁亥寶城儒任致堂疏陳本郡 贈左承旨朴公光前道義之實請祠額下禮曹忠翼趙公泰采時判曹事覆奏許之寵其額曰龍山書院 純宗戊子道儒復請加 贈賜諡又下吏曹曹言正二品係超贈請議大臣大臣以爲難只請加 贈實 翼宗代理時而越七年甲午下 贈誥爲吏曹參判兼成均館祭酒侍講院贊善始以儒賢之禮賁之也翌月三南諸儒又言 贈諡事至 當宁乙未冬吏曹請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如例而諡事仍請禮曹稟

處又越七年辛丑春禮曹判書臣徐憙淳筵稟蒙許
法當以狀告于太常於是其後孫仲弘以寅永曾忝
太史請爲文寅永竊惟師友淵源之正後賢崇奉之
盛皆合於國典所載儒賢賜諡之文而儒籲曹覆歷
二百年始得施艱哉雖然國家尙賢之典固不輕公
議久而愈好此所以遲之遲歟昔者李文純先生倡
道於陶山也堂室門墻之間大抵多嶺南人而湖南
之學者能謹守師說不失規矩卓然有樹立者惟公
是已是以公之門人安文康公邦俊爲公狀曰湖南
文獻之地以學名世者惟金河西奇高峰李一齋柳

眉巖及我先生河西卓乎其不可及高峰之議論明快一齋之剛毅不屈眉巖之博識多聞亦世所罕見而至論其踐履篤實則彼三賢其與我先生未知其孰優安公賢者其於師弟之間斷然非阿好則此可定百世言也公字顯哉系出珍原高麗瑩陽伯瞻後也本朝有諱熙中用才學受知于 獻陵官藝文館直提學退居珍原其子生員諱暉生遷寶城爲郡人生諱文基官司醞署直長即公高祖也曾祖諱胤原生員祖諱衎宣教郎考諱而誼進士妣宜人崔氏習讀命夔之女公以嘉靖丙戌生卒于萬曆丁酉十一

月十八日壽七十二配 贈貞夫人文氏僉使亮女溫和有婦德稱公之配卒先公一月合葬于沙谷艮坐之原有二男長根孝次根悌俱因義兵功根孝拜縣監根悌拜參奉孫曾以下遠不能悉記云公生有美質粹而溫與凡兒異及八九歲已具成人儀度時洪相國暹謫典陽公以親命往受業所居幾十里日徒步往來雖甚寒暑不廢洪公極嘉之訓誨有方及洪公入相聞公遊泮使人要之卒不往後爲齋郎始拜之洪公握手曰何不相見也對曰某布衣也豈敢躡相門耶盖公素性如此十歲後進士公督以科藝

公每於課餘私取性理大全潛心探賾多自得者學
問日就不資師友弱冠又從松川梁公應鼎學時去
已卯士林之禍不遠人人諱言學爭尚浮華公獨慨
然發憤自任以爲己之學雖以親意赴舉屢發解名
聲噪甚然專心經禮造詣精深築精舍于竹川上每
兀然端坐夜分明燭以爲常其後學者稱公爲竹川
先生辛酉詔使之來尹尙書毅中爲接伴使請儒生
中能文而嫺於禮者一人以備從事遂薦公充其選
辭不行至四十餘始贄于退翁之門退翁一見許相
知方抄朱書節要謂公曰立脚根基專在朱門許受

業業既卒辭歸退翁以節要一帙贐之又贈詩五章曰晩逢好友烏得無言後又寄書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聖賢遺訓才方是下手處而就其中求其至切至要莫善於朱書苟能以爲終身事業則庶幾得見人生一大歡喜事不但如老謬徒攬虛聲而卒無實得也公服膺師訓老而彌篤有往復質疑一卷行于世戊辰中進士榜未唱聞崔宜人病徑歸能及於藥餌之節及喪服闋眉巖柳公希春按本道以 上
命薦學行才德之士五人首題公曰事親盡孝持身有法輿論也壬申除 慶基殿參奉移 獻陵參奉

殿在省城舊多妓類之戲而 陵例與邑宰同獵公以爲 殿有 御眞不宜褻 陵非弋獵之所並斥之未幾棄歸旋丁外憂自是無意於仕宦獨以誘掖後進爲已任南方之士多從之庚辰除東氷庫別坐一辭而還是時 上無嫡嗣王子將就學朝廷擇可以輔導者除公王子師傅而河公洛爲副每講河公務多公務精 上考王子所讀曰貪讀不明當從朴師傅講王子嘗欲問宮中事公曰當盡孝爲子職而已餘非敢聞王子悚然王子以珠玉爲飾公曰婦女且不可況男子乎王子入宮請解去之姆曰被除不

祥故事也王子曰師傅之言敢不從王子卽廢主光海君也其初年令譽亦由公訓誨之力也癸未由司憲府監察出爲咸悅縣監慈祥樂易民皆親之公退輒詣校宮與諸生講論適全州尹劉纘論而公與纘衣有舊巡使疑之搆他事罷公計程裹粮羨餘穀至數千包或請報營公曰飾以干譽欺也吾誰欺欺心乎久之除掌苑別提仍監懷德縣有宗親與民訟歷十一官未決公立斷之不爲勢怵又巡使循人囑誣寡女欲殺之公白其寃巡使怒面責之公畫地力辨巡使愧曰吾誤矣後忤災傷御史罷居數年壬辰倭

變起公與任公啓英等傳檄募鄉兵七百餘人公病甚推任公爲將把截錦山等地多有功及光海君撫軍完山公以師傅舊恩詣軍門謁陳時務十餘條曰當此門庭充斥之時塵土搶攘之日乃以收人心勸耕作爲言迂遠之譏在所不辭雖然五十里之滕介於齊楚雖以亞聖之才亦曰强爲善而已愚臣所見不過如此於此可見公生平所學也後因倡義事拜軍資監正公曰身不行虛受國恩可乎因任公辨其實寢不行識者義之癸巳 上自西狩還公疏陳未及扈從之罪 上慰諭之連除翊衛司翊衛新昌縣

監懇辭以老病乞歸丁酉賊又犯本道南原陷道內士僉曰先生長者信於人久矣願得先生爲義將公曰吾病將死矣然一息存可辭諸由是應募者多軍聲稍振忌公者尼之巡使檄公詰焉公力疾而行尋卒公之事親也正衣冠終日侍側未嘗少違親有疾未嘗解帶其居憂毁至成疾而猶以禮從事平居循循無大異於衆而義理之際確不可奪其學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本之以孝悌行之以恭愼而至於理氣性命之原潛心力究實有所契是以宋文正公時烈有言曰朴公以高明超卓之姿直溯洛閩洞究道體

其後李文簡公宜顯李文正公縡尹文獻公鳳九俱撰公碑誌文字而尊仰欽服之不已焉則是豈謏寡如寅永者復容贅說也雖然以安公之狀考其世論其人則當時湖南諸老先生非不磊落相望而公所依歸乃在於嶺南之退陶然則其學問之沈潛踐履之純篤自有心悅之躬行之不待强勉而然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惟公之於退陶之謂歟此公一傳而得安文康也節惠之議舍此何以哉

贈兵曹判書趙公 崇文 諡狀

咸吉北道兵馬節度使特 贈兵曹判書趙公諱崇

文 端宗朝忠臣也 上之九年癸卯夏禮曹判書
臣朴晦壽因多士上言覆啓言忠節 贈秩在法應
謚 上可之其後孫基中踵門乞狀欲以告太常此
聖朝美典也其義有不容辭而今距公立慬之時殆
四百年公私文蹟蕩然無存其何以徵信於生卒蹤
歷名義事功之實乎雖然臣寅永謹按 正宗御製
弘齋全書第六十卷 莊陵配食錄首列正壇三十
二人次列別壇二百三十六人而第七十二人即兵
使趙崇文其次趙哲山崇文子也下附按說曰按文
獻備考兵使趙崇文高麗忠臣瑜子丙子與子哲山

並死並享順天謙川祠春官俎豆簿謙川鄉賢祠享
高麗副正趙瑜配節度使趙崇文士人趙哲山昌寧
成氏族譜成勝妹婿趙崇文淳昌人丙子父子被禍
淳昌趙氏家譜　世宗朝崇文武科　上王遜位引
疾退居父子輒相對涕泣丙子與妻兄成勝勝子三
問及朴彭年等被禍據此則崇文之於成勝如奉汝
諧之於朴彭年旣是密戚理無獨免且其引疾退居
相對涕泣蹟之優異父子同然而但實錄魂記其名
不見耳寻已亥嘗命旌閭享祠可驗遺誦綽楔業施
表章雖無國乘之確考亦有諸書之可據徑刊恐歸

太苛並錄不害存疑仍列三聘諸人之下以見其所由坐焉於此有以仰　正廟顯微闡幽之至意而大聖人金秤玉尺可質百世則借使啓石室之秘笈蒐草澤之逸史豈能有加於此哉公字武伯狀稱玉川人玉川今淳昌也五世祖諱璋始顯於麗官檢校大將軍再傳而有諱佺文科追封玉川府院君生諱元吉文科檢校門下侍中策勳封玉川府院君生諱璵文科官副正麗氏之季喪禮大壞惟公與圃隱鄭先生廬墓終三年冶隱吉先生作傳以美之及鼎革遯順天之謙川我朝屢徵以官竟不出　世宗旌之

曰孝子前朝副正趙瑜之閭盖並褒其忠也配潭陽
鞠氏生二子公其第二也嘗於北邊禦野人有功及
丙子六臣謀復　上王事泄公父子亦被逮時告密
人鄭昌孫金礩等與公有舊欲其生以微辭諷之公
張目大言曰生平罵食人食而忘其恩曾犬豕不若
歸見謹甫足矣謹甫三問字也顧謂哲山曰爾亦見
爾父於地下無怍顔也配昌寧成氏判中樞府事襄
惠公達生女也男哲山從公而死　贈公時亦　贈
童蒙敎官二女適吳信孫金日躋哲山男瓊坐謫久
而後得釋自廢以終至　宣廟年間始有丙子被禍

人子孫存錄之命公之四代孫愷除寢郎云家狀所載槩如此寅永又按襄惠公實吾宗石澗公云仡姪女婿公於豐壤之趙爲彌甥故公父子殉節事悉載寅永世譜亦一確證也嗚呼丙子之事當以成氏爲主而公卽成氏之託婚姻者也死生禍福初無異同勢也非特同其義也昔者　皇朝方正學之死株連及於十族況公之於成氏乎竊謂公生於忠孝之門平素擩染厥有其本而當　世宗朝英才輩出之際六鎭開拓之時任之以北方捍禦則其材武勇畧傑然爲當時偉人與成忠肅俞忠穆諸公固等耳然則

公所以節惠者宜有不易之論矣

雲石遺稿卷之十六

雲石遺稿 八